



저작자표시-비영리-변경금지 2.0 대한민국

이용자는 아래의 조건을 따르는 경우에 한하여 자유롭게

- 이 저작물을 복제, 배포, 전송, 전시, 공연 및 방송할 수 있습니다.

다음과 같은 조건을 따라야 합니다:



저작자표시. 귀하는 원저작자를 표시하여야 합니다.



비영리. 귀하는 이 저작물을 영리 목적으로 이용할 수 없습니다.



변경금지. 귀하는 이 저작물을 개작, 변형 또는 가공할 수 없습니다.

- 귀하는, 이 저작물의 재이용이나 배포의 경우, 이 저작물에 적용된 이용허락조건을 명확하게 나타내어야 합니다.
- 저작권자로부터 별도의 허가를 받으면 이러한 조건들은 적용되지 않습니다.

저작권법에 따른 이용자의 권리는 위의 내용에 의하여 영향을 받지 않습니다.

이것은 [이용허락규약\(Legal Code\)](#)을 이해하기 쉽게 요약한 것입니다.

[Disclaimer](#)

碩士學位論文

殺人者的記憶法
(杀人者的记忆法)

살인자의 기억법 - 中國語翻譯論文

濟州大學校 通譯翻譯大學院

韓 中 科

孫 黎 黎

2014年 2月



殺人者の記憶法 (杀人者的记忆法)

살인자의 기억법- 中國語翻譯論文

指導教授 金 中 燮

孫 黎 黎

이 論文을 通譯翻譯學 碩士學位 論文으로 提出함

2014 年 2 月

孫黎黎의 通譯翻譯學 碩士學位 論文을 認准함

審査委員長 _____

委 員 _____

委 員 _____

濟州大學校 通譯翻譯大學院

2014 年 2 月

目录

杀人者的记忆法 _02

后记

这是属于我的小说 _ 66

我最后一次杀人已经是25年前，不，应该是26年前，反正大概是那个时候的事。那时促使我杀人的动机并不是杀人冲动、变态性欲这种人们的普遍认识，而是一种惋惜。能够达到更加完美快感的希冀。每次埋葬牺牲者时我都这么想。

下次会做得更完美。

我不再杀人也是因为这种希望消失了。

*

我写了日记。应该算是一种冷静的复盘，好像那时很需要这些。确定一下有什么失误，我觉得只有记录下当时的感觉才不会重复痛心疾首的失误。考生们都做错题本，同样，我也详细地记下了我杀人的所有过程和感觉。

现在想来真是多余。

写文章太难了。并不是要写什么名篇大作，仅仅是个日记，居然会如此之难。我的欣喜和焦灼无法被充分地挥洒出来，这种感觉实在是让人忿恨。国语教科书里的小说差不多就是我读过的全部，那里没有我能用得上的字眼。于是我开始读起了诗。

是我失算了。

在文化中心教诗的讲师是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男诗人。他在第一节课上用严肃的表情说了一句话把我逗笑了。“诗人对于语言，应该如老练的杀手一般，驾轻就熟地将其捕捉然后置于死地。”

那时，几十名的猎物已经被我“捕捉然后置于死地”，并长眠地下了。但是我并不认为我干的那些事可以被称之为诗。比起诗，杀人这件事更接近于散文。只要尝试一下就会明白。杀人要比想象的更加繁冗、齷齪。

不管怎样我的确因为那个讲师对诗产生了兴趣，这是事实。虽然我天生冷血，但是幽默却是个例外。

*

读《金刚经》。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

我着实听了很长时间的诗讲座。虽然曾经想过如果内容令我失望就把他杀了，所幸

他的课还算有趣。讲师逗笑了我好几次，有两次还称赞了我写的诗。于是我饶了他一命。他到现在都不知道吧，他这条命是那时候捡回来的！不久之前读了他最近的一部诗集，让我大失所望。当初就该把他埋了。

我这么有天分的杀人者都金盆洗手了，以这种程度的才华写诗写到现在，还真是厚颜无耻。

*

最近我总是摔跤。骑自行车摔跤，被石头绊一下也摔跤。还总是健忘。已经烧焦了3个水壶。恩熙打电话来说替我预约了医院的诊疗。我大喊大叫地跟她发了一通脾气，她沉默了很久之后说道，

“的确很怪。脑子里肯定出了什么毛病，这可是我第一次见爸爸发脾气。”

我真的没发过脾气吗？正在我想得入神的时候，恩熙先挂断了电话。我拿起手机想把我们没说完的话继续下去，突然间记不起来拨电话的方法。是先按拨出键？还是先按号码再按拨出键？慢着，恩熙的电话号码是多少来着？不对，好像有什么更简单的方法。

郁闷，烦躁，抓起电话扔了出去。

*

我不懂什么是诗，于是如实地写下了我杀人的过程。我第一首诗的题目是“刀与骨”吧？讲师说我的诗语让人耳目一新，说我用鲜活的语言和对死亡的想象力，非常敏锐地展现出了生命的虚无缥缈。他一再地对我的“Metaphor”作出了极高的评价。

“Metaphor是什么？”

讲师微微一笑，对Meaphor进行了说明，但那个笑容让我耿耿于怀。Metaphor原来就是隐喻。

啊哈

对不起，先生，那些并不是隐喻！

*

随手拿起《般若心经》，翻开。

“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

*

“您真的没学过诗吗？”讲师问。“一定要学吗？”我反问道。“不不不，如果学不好反而会糟蹋诗。”他回答道。我对他说，“啊，原来如此，那真是万幸。不过也是，除了诗，人这一辈子还有几样东西是从别人身上学不来的。”

*

做了个核磁共振（MRI）。我躺在一个长得如同白色棺材一样的检查台上，渐渐地驶向光芒。这种感觉好像是一种死亡体验。眼前出现了灵魂悬在半空中俯视自己身体的幻想。死亡就在身边，我知道。我即将死去。

一周后我又做了一个什么认知能力检查。医生提问我来回答。问题虽然简单，但是很难回答。这种心情就好像把手放进水族箱里去捞一条看得见却捉不着的鱼。现在的总统是谁，今年是哪一年，请说出刚才听到的三个单词，17加上15是多少。我确定我知道答案，但是却想不起来。知道又不知道？世上怎么会有这种事？

检查结束后见了医生，医生的表情不是很乐观。

“海马体出现萎缩。”医生指着大脑核磁共振的照片说。

“这种病的原名叫阿尔茨海默症。现在还不能确定是什么阶段，需要对照片做进一步的观察。”

坐在我旁边的恩熙把嘴巴闭得紧紧的，一言不发。医生说，

“记忆会一点一点地消失。首先从短期记忆和近期记忆开始。虽然能够延缓疾病的进展，但是无法根治。先照着处方按时吃药，然后把所有的一切都记录下来，并把这些记录每天戴在身上，也许以后会连家都找不到。”

*

蒙田的《随笔》，已经泛黄的袖珍本。这样的句子，老了之后再读别是一番滋味。“我们因对死亡的恐惧而使生活变得一塌糊涂，因对生活的担心而搞砸了死亡。”

*

从医院回来的途中遇上了临时盘查。警察看见是我和恩熙打个招呼就让我们过去了。那个警察是合作社组长家的小儿子。

“这不是因为杀人案正在盘查嘛，不是一天两天了，没日没夜的真是受不了。哪个杀人犯会笨到光天化日之下到处溜达？”

听说跟我们镇挨着的一个镇上已经连续死了三个女人。警察判断是连环杀人案。三个女人全都20来岁，半夜回家时被杀，手腕和脚腕有被捆绑过的痕迹。我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症之后已经出现第三个受害者了，对于我来说，这么问自己也是理所当然的。

“难道是我干的？”

我翻阅着挂在墙上的日历，仔细查看了一下警察推算出的那几个女人被绑架杀害的日期。我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据。不是我虽说是万幸，但是绑架杀人的那个家伙出现在了我的地盘上，不妙。我一再的跟恩熙说，杀人犯说不定就徘徊在我们身边，让她记住了。还提醒她需要提防些什么，绝对不要一个人走夜路、一上男人的车就完了、戴着耳机走路很危险。

“不用那么担心。”

临出大门的时候她还添了一句。

“杀人是阿猫阿狗能做的事吗？”

*

最近不管是什么事我都记下来。时而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清醒过来瞎转悠，多亏了挂在脖子上的姓名卡和地址才回得了家。上周有人把我带到了派出所，警察笑着朝我走过来。

“老先生，您又来啦！”

“您认得我？”

“当然啦，还很熟悉呢！我比您自己更清楚您的事儿！”

果真如此吗？

“您女儿马上就过来了，我们已经联系过她了。”

*

恩熙农大毕业后在地区研究所里找到了一份儿工作。在那儿做的是研究植物物种改

良的工作。也会把两种不同的植物嫁接到一起让它们长出新的物种。穿着白大褂，几乎每天都要长在研究所里头了，偶尔还在那过夜。植物可不管人的作息时间。偶尔半夜三更的好像还要给植物受精。那些玩意儿不知道害臊，迅猛生长。

别人都以为恩熙是我孙女。我说恩熙是我女儿，全都很惊讶。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今年已经年过七旬了，而恩熙才28岁。对这个谜团最感兴趣的人显然是恩熙。恩熙16岁那年在学校学习了关于血液的知识。我是AB型，她是O型，是父女间不可能产生的血型。

“我怎么可能是爸您的女儿？”

我是尽可能按照事实说话的人。

“你是我领养的。”

我和恩熙的关系大概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疏远了。恩熙好像很惊慌失措，不知道该怎样来对待我。就那么产生的距离到现在都没消失。打那以后我们之间的亲密感就不复存在了。

有一种叫做卡格拉综合症 (Capgras Syndrome) 的东西。掌管大脑亲密感的部位发生异常时而出现的疾病。得了这种病以后，虽然能够认出自己的亲朋好友，但是体会不到亲密感。比如有一天丈夫突然怀疑起了自己的妻子，“乔装打扮成我老婆的样子，你到底是谁？是谁指使你的？”长相一样，一举一动也一样，但是无论如何都感觉像另外一个人。看上去只是个陌生人。结果这个患者只能抱着一种被流放到了陌生世界的心情生活下去。觉得一群特别相似的替身们合起伙来在欺骗自己。

从那以后，恩熙觉得环绕着自己的小世界，那个仅由我和他两个人组成的家庭似乎开始变得陌生起来。但是我们仍然一起生活。

*

一起风，后院的竹林就开始变得不安分。我的心也随之浮躁起来。风大的日子，就连林子里的鸟儿都跟闭上了嘴巴似的，被湮没在竹林的叫嚣声中。

买下这片竹林是很久之前的事了。一笔不错的买卖。我一直都想拥有一片只属于我自己的林子。每到清晨去那里散步。在竹林里切记不要跑，一个不小心摔倒了，可能就会要了自己的命。砍下竹子后会留下根，根非常的锋利、结实。所以走在竹林里一定要看好脚下。回来的路上听着竹叶发出的簌簌的响声，不由得让我想起被埋在地下的他们。化成竹子，噌噌地窜向天空的尸体们。

小恩熙问道。

“那我的亲生父母在哪里？他们都健在吗？”

“都死了，我是从孤儿院把你领来的。”

恩熙不想相信。一个人好像上网也查过，到机关部门也四处询问过了的样子，最后钻到自己的房间里连续哭了好几天。并且接受了现实。

“您跟我的亲生父母原来就认识吗？”

“虽然见过，但是不熟。”

“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是好人吗？”

“是非常好的人，直到最后一刻都还惦记着你。”

*

煎豆腐。早上是豆腐，中午也是豆腐，晚上还是豆腐。在平底锅里撒一圈油，把豆腐放进去。差不多熟了之后翻过来继续煎。跟泡菜一起夹着吃。不管我的痴呆症有多严重，这个应该可以自己做。煎豆腐加米饭。

*

事情起始于一场轻微的交通事故。在一个三岔路口，我前面是一辆吉普车。最近经常性的看不见东西，估计是阿尔茨海默症的原因。我没看到在我前面急刹车的那辆车，直接撞了上去。是一辆为了打猎而改装过的吉普车。车顶加了个探照灯还不够，保险杠上又多装了三个雾灯。这种车的后备箱也都改装得可以直接用水冲洗，电瓶也应该多加了一两个。一到狩猎的季节，这帮家伙就都聚到村里的后山上。

我从车上下下来走过去。吉普没下车，连车窗都没摇下来。我敲了两下窗。

“唉，您好，您下来瞧瞧吧。”

他点点头，摆了摆手示意让我走。不对劲。最起码也要下来看一眼保险杠啊，是不是？我一动不动的站在那，最后他下车了。三十出头，虽然个子矮但体格健壮，他瞟了一眼保险杠说没事儿。怎么会没事。保险杠陷进去了一大块。

“您走吧，老先生。这本来就是凹进去的，没关系。”

“那也是，为了以防万一，咱们还是互留个电话吧！免得以后有什么后话。”

我把我的电话号递了过去，他本来是不想接的。

“真没必要。”

是一种没有感情，冷冷的声音。

“您住这附近？”

这家伙没回答我的话，却第一次直视了我的双眼。那是一双蛇眼，又冰又冷。我确信，当时我们都认出了对方。

他在便条上一笔一划地写下了他的名字和电话号码。跟孩子的字体一样。他的名字叫朴朱泰。为了重新确认一下车的受损程度我绕到了吉普后面。就在那时我看见了，从后备箱里渐渐渗出滴下来的血滴。我还感受到，他那注视着正盯着一滴一滴滴落的鲜血的我的视线。

看到从狩猎用吉普车上滴下来的血，人们可能会认为车里估计装着一头死獐子。我假设那里面装的是一具尸体，这个假设应该更加接近事实。

*

是谁来着？西班牙，不，是阿根廷的一个作家，现在连作家的名字都记不太清了，反正有一个作家在小说里写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老作家在江边散步，途中遇见了一个年轻人，他们坐在长椅上聊了起来。直到后来才领悟到，他在江边遇到的那个年轻人正是年轻时期的自己。如果让我以这种方式遇见年轻时的我，我能认出我来吗？

*

恩熙的妈妈是我最后的牺牲羔羊。把她埋了之后，回来的途中车子撞到树上撞翻了。警察说我是因为超速行驶在弯道上失去了重心。之后做了两次脑部手术。我觉得第一次可能是因为药劲儿没过，躺在病房里，心里出奇的平静。原来就算只是听见人们吵嚷嚷的声音都会让我感到好像无法忍受似的烦躁。点餐的声音、孩子嬉笑的声音、女人们喋喋不休的声音，全都让我很厌烦。但是一切戛然而止。曾以为那样无休止沸腾的心是正常的。原来不是。像一个突然失聪的人一样，我必须渐渐地去适应心里面突然而至的静止与平和。不管是因为交通事故发生时的冲击也好，医生的手术刀也罢，我的脑袋里肯定发生过什么异常。

*

单词在渐渐地消失。我的脑子变得像一个海参。被穿了孔，滑溜溜的，漏掉一切。

早上我会从头到尾看一遍报纸。每每看过之后，总是感觉忘掉的远远要比看过的多得多。但是我仍然坚持阅读。每次阅读时都有一种硬是把一部缺了几个重要零件的机器组装起来的感觉。

*

我盯了恩熙妈妈很长时间。她在我学诗的那个文化中心办公。小腿很美。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诗和文章的关系，我的心好像变软了，反省和反刍也在抑制我的冲动。我既不想变得心软，也不想抑制住在我体内翻滚着的冲动。我感到自己好像被推向幽暗深邃的洞穴。于是我想知道我还是不是我认识的我。当我从沉睡中睁开双眼时，恩熙的妈妈出现在了 my 面前——偶然常常是不幸的开始。

于是我杀了她。

但是却费了很大的力气。

令我失望。

没有任何的快感。说不定那时我身上正发生着某种变化。两次的脑部手术只不过使那些变得更加确定。

*

早上报纸上报道了一条题为“连环杀人案再起，地区社会受到冲击”的新闻。什么时候发生的连环杀人案？出于好奇我翻开笔记本看了一下，里面记着我整理过的前三个杀人案件的记录。最近越发地健忘了。没写下来的那些都顺着手指缝溜走了。我把第四个杀人报道的内容记在了笔记本上。

一个25岁的女大学生被发现死在田埂上。手脚有被捆绑过的痕迹，没有穿衣服。这次也是先绑架然后被杀，弃尸在田埂上。

*

朴朱泰并没联系我。但是却有好几次引起了我的注意。说是巧合有点太频繁了。或许还有遇见了没认出来的时候。这家伙像狼一样潜伏在我家周围窥探我的动静。每当我想要跟他搭上话朝他走去，他总在我没察觉的时候又藏了起来。

*

那家伙难道盯上了恩熙？

*

比起那些被我杀死的人，忍住内心的欲望留下的活口更多。“世界上有几个人能随心所欲地活着？”爸爸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对此我深有同感。

*

看样子早上我好像没认出来恩熙。现在认出来了。还好。按医生的话讲，恩熙也即将消失在我的记忆中。

“因为只会留下儿时的记忆。”

我是无法保护一个我认不得的存在的。我用恩熙的照片做了一个项链坠挂在了脖子上。

“您再怎么努力也没有用，会从近期记忆开始消失。”

医生是这么说的。

*

“求您了，别杀我女儿。”

恩熙的妈妈哭着哀求我。

“知道了，这你就不用担心了。”

到现在为止，我遵守了我的承诺。我讨厌那些喜欢开空头支票的家伙。所以一直为了不变成那样的人而努力。问题是现在。为了不忘记，在这里重新写下。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恩熙死而袖手旁观。

*

我上文化中心那会儿，讲师拿未堂¹⁾的诗来给我们上课。是一首叫做《新娘》的诗。诗里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洞房之夜去解手的新郎，衣服被门夹住了，新郎以为是新娘风骚淫荡，便弃新娘而去。不知道过了40年还是50年，新郎偶然路过那里，进去看

1) 未堂：徐廷柱，号未堂，韩国诗人。

了看，新娘仍旧是洞房之夜的模样。于是新郎拍了她一下，新娘化成了灰烬散落下来。从讲师到学生们，无不争相称赞这是首很美的诗。

我把这首诗解读成洞房花烛夜新郎杀害新娘后潜逃的故事。年轻的男人和貌美的女人，还有尸体，如何能够另作解释？

*

我的名字叫金炳修，今年70岁。

*

我不惧怕死亡，也无法阻挡遗忘。忘却一切的我，将不再会是现在的我。如果无法记住现在的我，即使有来世，那又怎会是我？于是不再去理会。现在只有一件事让我放心不下一要阻止恩熙被害，在我所有的记忆都消失之前。

此生之孽，此生之缘。

*

我的家在山脚下，位于稍微背向路的方位，因此上山的人不容易察觉到。下山的人要比上山的人更容易发现我家。山上面有一个大寺庙，因此有些人把我家误认为是草庵或者僧寮。往下走100米左右，稀稀落落的有几户人家。被村里人叫做杏树屋的房子里住着一对痴呆夫妻。起初是丈夫先得了痴呆，而后没过多久妻子也被确诊为痴呆。不管别人是怎么看的，但是夫妻二人过得很好。在路上碰见了总是双手合十有礼貌地跟我打招呼。他们一直把我当成了什么人？他们的时间，起初退回到20世纪90年代，末了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那是说错一句话都会被带走的时代，紧急措施和米酒保安法的时代²⁾。于是遇到陌生人总是很小心警惕。对他们来说村里所有的人都是陌生人，他们经常感到奇怪，为什么陌生人会接二连三地出没在我家周围？终于两夫妻变得互相认不出对方了。到了这步田地，他们的儿子才冒出来把老夫妻送到了疗养院。走过他们的房前很偶然地看到这样一幕，夫妻俩正跪在地上哀求儿子，“求求您了，放过我们吧！我们绝对不是赤匪。”估计他们是把西装革履得出现在自己面前要带自己走的儿子，当成是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员了。互不相识的夫妻俩，那一刻二人同心地向儿子求饶。儿子一会儿生

2) 米酒保安法：朴正熙时代时，人们喝罪酒要酒疯说胡话，或者借着酒劲儿宣泄不满，都会被逮捕，按照《国家保安法》进行处罚。

气，一会儿哭，最后村里的人替儿子把老夫妻推上了车。

他们就是我的未来。

*

恩熙总是问我“为什么”。为什么那么做？为什么记不住？为什么不努力？在恩熙眼里貌似我就是个奇怪综合体。有时恩熙可能觉得我是想故意整她才那么做的。“爸爸是为了窥探我到底会怎么对他，故意装傻。”她说我太能装了。

我知道恩熙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呜咽。昨天听见她和朋友通电话的声音。说快要疯了。

“不是同一个人。”

恩熙对朋友说，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刚才一个样儿，现在一个样儿，下一秒又是另一个样儿。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又一遍。有时连刚刚发生的事情都记不住，像个纯粹的痴呆，有时看起来像一个特别正常的人。

“不是我认识的爸爸，太累了。”

*

父亲是我的创世纪。只要一喝酒就劈头盖脸的打母亲和英淑，这样的父亲被我用枕头捂死了。我捂住父亲的同时，母亲压住了父亲的身体，英淑按住了父亲的腿。那时的英淑才13岁而已。糟糠顺着开了线的枕头边儿漏了出来。英淑把糟糠重新拾掇回去，母亲呆愣地把枕头重新缝好。这是发生在我16岁那年的事。韩国战争³⁾刚刚结束，死亡司空见惯。谁都不会去注意一个在自己家里睡着觉睡死过去的男人。连一名巡警都没来过。事后我们马上就在自家的院子里搭起了棚子，接待来凭吊的人。

我15岁开始扛大米袋子。在我们家乡，男人到了能扛大米袋子的年纪，就连父亲都没办法对孩子动手。母亲和妹妹一直遭父亲虐待，甚至寒冬腊月里脱下她们的衣服然后把她们赶出家门。杀了他是最好的办法。但唯一让我后悔的是，本可以自己做的事却把母亲和妹妹牵扯了进来。

从战争中幸存下来的爸爸常常做噩梦。还经常说梦话。说不定死的那一刻他都觉得自己是在做噩梦。

3) 韩国战争：1950年~1953年韩国与朝鲜之间爆发的战争。中国大陆称其为朝鲜战争或抗美援朝战争，韩国称其为韩国战争或6.25战争，朝鲜称其为朝鲜祖国解放战争。

*

“在所有文字中，我只爱用鲜血写成的。用鲜血去书写吧，那么你会体会到鲜血就是所谓的精神。理解他人的鲜血不是一件易事。我憎恶读书的懒鬼。”

摘自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

我从16岁开始杀人，45岁那年才罢手。经历了四一九运动⁴⁾和五一六军事政变⁵⁾。朴正熙宣布了十月维新，梦想能够终身专政。陆英修中枪身亡。吉米卡特跑来叫朴正熙停止专政，随后身挂一条内裤慢跑了起来。朴正熙也被暗杀了。金大中在日本被绑架后九死一生活了下来，金泳三被国会除名。戒严军包围了光州，把市民们打死，用枪射死。

但是我却一心只想着杀人。掀起了仅属于这个世界和我的战争。杀人、潜逃、藏匿。杀人、潜逃、藏匿。那是个没有DNA检测，没有监视器的年代。甚至连连环杀人这个词都很生僻。几十名举止异常的人和精神病患者被指为嫌疑人带到警察局接受拷问。有几个人做了假口供。当时警察局之间没有相互协作，认为其它地区发生的案件都是其它案件。上千名的警察拿着长杆子傻乎乎的只是到山上去乱捅一气，这就是搜查。

美好的年代。

*

最后一次杀人那年我45岁。蓦地估算一下，被枕头捂得窒息而死的父亲那年也是45岁。稀罕的巧合。把这个也写下来。

*

我是恶魔？还是超人？或二者皆是？

4) 四一九运动：1960年4月，由韩国中学、大学生和劳工领导的学运，此次运动结束了李承晚统治之下的独裁的韩国第一共和国，也称四一九革命。

5) 五一六军事政变：1961年5月16日，由韩国陆军第二野战军副司令朴正熙及其侄女婿，韩国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生得中心人物金钟泌发动的一场武装军事政变。政变终结了短暂的第二共和国时期和短命的民主党政府，并促成朴正熙上台。

*

70年的人生，回头望去，有一种站在张着血盆大口的黑色洞穴前面的感觉。想到慢慢走近的死亡时，没有特别的感觉，但是回顾过去时，心里很灰暗、茫然。我的心是一片沙漠。寸草不生。没有所谓的潮湿。曾经也有过为了去理解他人而努力的愚蠢的日子。对我来说这是个难题。我总是去回避人们的眼睛。这让他们以为我是一个小心谨慎、斯文腼腆的人。

对着镜子练习表情。难过的、开心的、担心的、沮丧的表情。在练习中熟识了些简单的要领——照样子去模仿对面的人的表情。别人皱眉的时候我也跟着皱眉，别人笑的时候我也跟着笑。

老人们都相信镜子里面住着恶魔。他们在镜子里见到的恶魔应该就是自己。

*

突然之间很想念妹妹。恩熙听见了说，很久前就过世了。

“怎么死的？”

“恶性贫血，受了很多苦，后来就过世了。”

听完之后好像是这么回事。

*

我是一名兽医。是一个很适合作为杀人者生活的职业。能够随心所欲地使用强效麻醉剂。就算是一头大象都可以立刻跪倒在地。村子里的兽医经常出诊。大城市的同行们坐在医院里照料宠物犬和猫的时候，村里的兽医则为了医治牛、猪、鸡等家畜，四处奔走。以前偶尔还会有马。除了鸡，所有家畜都是哺乳类的，跟人体构造差不了多少。

*

又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清醒了过来。第一次来的地方。这里的年轻人为了阻止总是想出逃的我，聚到小商店把我围了起来。听说我还在受到惊吓之后胡闹了一通。警察来了拿对讲机通了一会话就用警车把我载走了。时不时地丧失记忆，徘徊在不知道是哪里的地方，在被一群人围起来的状态下被警察带走。

如此反复：群众，包围，还有被警察带走。

痴呆于一个年迈的连环杀人犯是人生馈赠的令人憎恶的玩笑。不，是一部偷拍机

器。吓了一跳吧！Sorry，跟你开了个玩笑。

*

我决定每天背一首诗。试着去做了，但并不容易。

*

不是很看得懂现在诗人们的诗，太难。但是这几句写得不错。记下来。

“我的痛苦没有字幕，无法解读 — 金京柱，《非情圣市》”

同一首诗的另一句话。

“我活过的时间是任何人都没品尝过的私酒 / 我以那时间之名轻易地醉了。”

*

去市内置办东西的时候，看见恩熙工作的研究所前面有个眼熟的家伙晃来晃去。完全想不起来是谁。回家的路上看见迎面驶来的吉普才恍然大悟。是那个家伙。我拿出手册确认了他的名字。是朴朱泰。那个家伙找到恩熙周围来了。

*

重新开始做运动。主要是锻炼上身。医生说过运动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延迟痴呆的进展，但我并不是因此才做运动的。是因为恩熙。在瞬间的决斗中，左右生死的是上身的力道。抓住，用力压，收紧。呼吸器官所在的颈部是哺乳类的弱点。一旦无法对脑部供氧，几分钟内就会丧命，或者脑瘫。

*

在文化中心遇见的一个人说我的诗写得好，想刊登在自己办的文艺刊物上。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说完之后没过多久就打来了电话。说书已经印出来了，要邮到哪里去？之后把自己的银行账号发给了我。于是我问是要花钱出刊吗？他回答说都是这么做的。我说那种东西我不需要，他叫苦连天地说都已经印好了，现在反悔的话自己会很难办。他好像把难办这个词想得太简单了，我感到了内心想要去矫正他的强烈的欲望。但是这件事当初是因我世俗的欲望而起的，不能只追究他的责任。几天后，200本刊载着我的诗歌的地区文化刊物被送过来了。里面还夹着一张写着“祝贺您步入诗坛”的卡片。

我只留了一本，剩下的199本都当柴禾烧了。烧得好。用诗烧的炕真暖和。

不管怎么样，打那以后我就被叫成了诗人。写没人去阅读的诗和无法向任何人诉说的杀人的心情别无二样。

*

为了等恩熙我坐在檐廊下看起了向着远方的山跌落而去的夕阳。原以为只剩下骨头的冬日里的山体会被渲染成血色，但是天色马上就昏暗了下来。我居然开始喜欢上了这种东西，难道是离死不远了？现在看在眼里的东西也会马上就忘了吧。

*

调查史前时代人类的遗骸，会发现多半都是被杀害的。很多都是头盖骨被穿孔，或者骨头被很锐利的东西切断。自然死亡很罕见。几乎不会有痴呆。能活到得痴呆的那个年纪也很艰难。我本应该是属于史前时代的人，掉到了一个荒唐的世界，在那里停留得太久。因此作为惩罚得了痴呆。

*

曾有一段时间恩熙遭到了霸凌。没有母亲，父亲还是个老头儿，于是就受到了孩子们的霸凌。在成长过程中如果没有妈妈的陪伴，女孩子不懂得要怎么样成为一个女人。这种缺陷被其他女孩子们像小鬼儿似的察觉，挨了欺负。有一天恩熙找咨询老师聊了一下暗恋。恩熙曾经有过喜欢的男孩。但是第二天学校里就疯传恩熙说出了那个男孩是谁。恩熙被取笑成是个骚货。这所有的一切我都是从恩熙的日记里看到的。茫然无措。

连环杀人犯都解决不了的事——初中女生的霸凌事件。

那个孩子是如何逃出来的，我不得而知。现在过得很好，那就行了吧？

*

最近父亲总是时不时的出现在我的梦里。打开房门进屋，父亲正坐在小炕桌上读着什么。是我的诗集。嘴里塞满糟糠，对着我笑。

*

要是没记错的话，我成过两次家。第一个女人给我生了个儿子，某一天两个人突然

一起销声匿迹了。连儿子都一起领跑了，看来说不定是她看到了什么。想找的话不是找不到，就随他们去了。她不是值得我报警的女人。跟第二个女人连结婚证都领了。一起过了5年，她说实在是对我忍无可忍了，于是提出了离婚。看她说那话她根本没察觉到我是什么人。我问她，我哪儿不好了，要做到这个份上，她说我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感觉像跟一个冷冰冰的石头生活在一起。所以在外边又找了个男人。

女人的表情就像难解的暗号。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能弄得人仰马翻。她要是哭我便心烦，她要是笑我就来气。斤斤计较絮絮叨叨的时候真是烦到让人忍无可忍的地步。有时甚至想杀了她，好不容易忍住了。妻子要是死了，丈夫永远是第一嫌疑人。2年后我找到和我妻子搞破鞋的那小子，把他杀了，将尸体肢解后扔到了猪圈里。那时的记忆力不像现在。不能忘的事终究忘不了。

*

由于我们这个地区的连环杀人案，最近电视上出来了好多犯罪专家。其中一个利用什么分析器进行调查的专家这样说过。

“一旦开始连续作案，就没法停下来。他们会想要寻求更强烈的刺激感，执着地寻找下一个牺牲者。特别容易上瘾，就算进了监狱，也满脑子这样的想法。如果产生了再也杀不了人的绝望感，还会试图自杀。是如此强烈的冲动。”

世上所有的专家只有在讲解我不了解的领域时，看起来才像个专家。

*

最近恩熙回来的很晚。想不起来是什么时候听说的了，恩熙他们研究所正在进行一个把热带水果和蔬菜改良成能够适应我国土壤条件的研究。在温室大棚里培育木瓜、芒果之类的东西。这里每个村子里都有很多从菲律宾嫁过来的女人，听说那些女人特别地想念木瓜这类的水果。于是几个菲律宾女人就到研究所去一起照看农作物，有时还会摘点果子带走。

与人相处得不尽如人意的恩熙，把心思都放到了默默地成长的植物身上了。

“植物之间也会互相发送信号。危险来临时通过分泌出一种特定的化学物质来警告其它的植物。”

“原来是喷毒啊。”

“不管是多么微不足道，都能活下来。”

*

邻居家的狗总往我们家跑。在院子里又拉屎又撒尿。看见我就乱吠。这里是我家，你这个狗杂种。

拿石头扔它也不跑，就在周围打晃。下班回家的恩熙说那条狗是我们家的。骗人。恩熙为什么说谎骗我？

*

30年里我一直不间断地杀人。那时活得那叫一个认真。追诉时效都已经过了。就算我出去胡说八道也没关系。要是在美国说不定还能出本回忆录。当然会遭到人们的唾骂，想骂就骂吧，就算活还能活多久？仔细想来我也是个绝情的人。杀了那么久的人，说不杀就不杀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不好说，船夫把船卖掉的心情？又或者是雇佣兵退役的心情？虽然不敢断言，但是在韩国战争或者越南战争当时，应该有比我杀人杀的多的人吧。他们晚上果真会辗转难眠吗？应该不会。从本质上来讲，负罪感是一种很脆弱的情感。恐怖，愤怒，或者嫉妒这样的感情，才算是强烈的感情。被包围在恐怖和愤怒中会无法入睡。看到电影或者电视剧里有因为负罪感而睡不着觉的角色出场时，总是让我发笑。那些不懂人生的作者，这是在谁面前班门弄斧？

戒掉杀人后我开始打起了保龄球。保龄球圆圆的，又结实又沉。抚摸它的感觉很好。一个人从早一直打到晚，打到筋疲力尽为止。除了我在的这个跑道，老板要是把其他跑道的灯都关了的话，就是在告诉我这是最后一局了。打保龄球容易上瘾。每次都会想下一局会如何，感觉应该能打的更好。好像刚刚没打到的那些也能打到，分数还能再升得更高。但是结果分数一直保持在平均水平上。

*

家里有一面墙贴满了便签。一贴就能贴住的各种各样的便签，虽然不知道从哪弄来的，家里随处可见。说不定是恩熙为了能对我记事情有帮助给我买的呢。这种便签好像有个名字来的，想不起来了。北边的墙被贴满了，现在西边的墙上也到处都是。但是没什么用。不知其含义的便签，墙上的便签大部分也都是不知道为什么贴上去的。“一定要告诉恩熙”，类似这样的便条。要告诉她什么来着？一张一张的便条，如同浩瀚宇宙里相

隔甚远的星辰一样。相互之间好像没有任何关联。上面还记着医生写给我的话。

“想象一下，火车在不知道前方断轨的情况下，载满货物的火车继续向前奔驰的样子。之后会发生什么呢？在那个断点上会继续堆积很多货车和货物吧？会变得一塌糊涂吧？这正是现在发生在您大脑中的事。”

*

想起了上诗讲座的时候见过的一个老妇人。她悄悄地对我说，自己想当年谈了很多场恋爱，恋爱这个词说得特别用力。“我不后悔，因为到老了都变成了回忆。无聊的时候我会把曾经和自己睡过的男人一个一个的拿出来回味。”

我最近活得跟那个老妇人一样。把死在我手上的那些人一个一个的拿出来回味。对了好像有那么一部电影，杀人的回忆。

*

我相信僵尸真的存在。谁说没见过就代表它们不存在了？我经常看僵尸电影。原来我还在房间里放了把斧子。恩熙问我为什么把斧子放在房间里，我说为了对付僵尸。对尸体来说斧子最有效。

*

被杀是最不幸的。怎么能只甘当受害者。

*

枕头边上的针线盒里藏着一支注射器。里面装了能够致命的量的戊烷巴比妥钠。戊烷巴比妥钠是牛、猪安乐死时使用的药。我打算把它留给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时的我自己。不能太晚。

*

恐惧。其实我有点害怕。
读佛经吧。

*

脑子里面一团乱麻。随着记忆消失，我的心也跟着飘忽不定。

*

有位叫弗兰西斯汤普森的作家说，“我们出生在别人的痛苦中，死在自己的痛苦里。”生我的母亲啊，您的儿子就快死了。脑袋里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洞。难道我得的是人类疯牛病？只不过是医院在隐瞒我？

*

久违地和恩熙一起去市内吃中国菜。我们点了柠檬汁儿炸鸡和溜三丝，但是实在没吃出来是什么味道。连味觉都丧失了吗？吃饭时我问了问恩熙她工作上的事，她一如既往的什么都没说就过去了。恩熙好像世界上所有事情都对自己没什么影响似的说话行动。她好像在说，“嗯，我确实存在在那里。并且那里也是有人住的地方，所以每天会发生各种各样事情。但是那些都与我无关，也不会对我有产生什么影响。”

恩熙与我没什么话题。我不了解恩熙的生活，恩熙不知道我是谁。但是最近出现了一个共同话题。就是我的痴呆。恩熙对此很惧怕。因此总挂在嘴边。我的痴呆越来越严重，要是不快点死，说不定恩熙还得辞了她的工作来照顾我。有哪个年轻姑娘愿意呆在乡下孤零零的房子里，伺候得了痴呆的老爹？痴呆是退行性疾病，没有好转的希望。所以快点死对谁都好。还有，恩熙啊，我要是死了还有一个好处。我要是死了你就是我保险的受益人。虽然你现在还不知道。

十多年前的事了。保险推销员接到电话后来到我，对于这份意外的高额保险金，流露出了惊讶的神色。看上去大概四十五六岁的一个女人，好像没什么经验。可能是长久以来一直呆在家里做贤妻良母，很晚才接触保险这行。

“这些将来都归令媛吗？”

“没有别的家属，本来有个妹妹，很早就过世了。”

“虽然要考虑令媛，但是您也要为自己的晚年着想啊！”

“我的晚年已经有着落了。”

“现在平均寿命比过去长多了。您也要防备一下‘长命百岁的风险’啊！”

‘长命百岁的风险’。现在的人真能编。我一言不发地直勾勾地盯着保险推销员的脸。我100%地了解解决‘长命百岁的风险’的方法。不知道是不是从我的眼神里看出了什么危险的信号，那个女人的身体缩了一下。

“那个什么，就按您的要求办吧。但是还是得考虑一下.....”

女人急急忙忙的开始把需要我签名的材料展开。我签了又签。我要是死了保险公司要付给恩熙巨额保险金。但是万一恩熙比我先死呢？恩熙让人绑架然后被杀的印象真是折磨人。因为我比任何人都清楚那是怎么一回事。

*

我活到现在还没对谁骂过粗口。不喝酒、不吸烟，还不骂人，于是总是被问道，是不是信耶稣。有些人把人分成几种类型，这样活一辈子，我觉得太傻。也许会很方便，但是有点危险。像我这样没有进入他们自己划出的那稀疏框架下的人，他们根本无法揣度。

*

早上睁开眼睛。一个陌生的地方。扑棱一下坐起来，套上衣服就跑出去了。以前没见过的狗朝我狂吠。慌里慌张地找鞋的时候，看见了从厨房里出来的恩熙。原来是我家。

太好了，恩熙还存在于我的记忆里。

*

大概是五年前。我和村里的老人们一起参加了日本温泉游。在关西国际机场入境处检察人员问我，

“What do you do?”

不知道怎的想逗他玩，便回答道，killing people。入境检查人员瞟了一眼我的脸问：“医生？”他把killing听成了healing。我默默地点了点头。兽医也是医生嘛。他一边说着欢迎你来到日本，一边在我的护照上哧的一下盖了章。

HeaLing你个头！

*

能够没有痛苦的死去算是唯一的安慰了。死之前会变成白痴，甚至会连我自己是谁都搞不清楚。

*

村里有一个人，只要一喝完酒就能把酒桌上发生的事忘得一干二净。所谓的死亡可能就是为了忘记不堪的酒局，一饮而尽的毒酒。

*

我看到了恩熙发给朋友的短信。

“真是要疯了。一天一天的太累了。”

朋友回了一条不知道是安慰还是嘲讽的话。

“真是个孝女，真心的，真厉害。”

“不知道以后会变成什么样，那个更可怕。听说得了痴呆整个人都会性情大变。好像已经开始变了。”

“送疗养院吧。不是说不是亲爸嘛，干嘛都让你承担？”

接着还是朋友的短消息。不用有什么负罪感。反正他也记不住。恩熙是这么回复的。

“听说不管痴呆到什么程度，感情是不会变的。”

感情是不会变的。感情是不会变的。感情是不会变的。一整天我都在反复咀嚼这句话。

*

我的人生似乎可以分成三段。杀死父亲之前的幼年，作为一个杀人者活着的青年期和壮年期，没有杀戮、平静生活的余生。恩熙象征着我人生的第三个时期，怎么说呢，像一个符咒一样的东西？早上只要睁开眼睛能见到恩熙，我就不会回到每天寻找牺牲羊彷徨的过去里。

从电视上看到泰国的一家动物园里，一头母狮子因为丢了狮子崽而得了忧郁症。不吃饭，也不运动。实在是看不过去了的饲养员把小猪崽放到了狮子窝里。狮子误以为小猪是自己的孩子，给小猪喂奶养育了它。我和恩熙就是这种关系吧？

*

完全没有食欲。吃点东西就吐出来。有想吃的东西但是又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对任何事都感到倦怠。突然跃跃欲试地想尝试一下这辈子都没沾过的烟和酒。不过应该不会。

*

“我有男朋友了。”

恩熙说。在我的记忆里这是恩熙第一次提到男人，虽然我的记忆现在已经是信不过的记忆。突然间认识到，我完全没做好接受恩熙男朋友的准备。从来没想象过恩熙和男人一起生活的样子。现在也无法想象。难道说在我的内心深处一直想着要和恩熙过一辈子吗？

恩熙上初中的时候家附近经常有几个男生晃来晃去。臭小子们都很年轻，那时候我已经是个老头子了，但是见了我没有不撒腿就跑的。既没骂他们也没吓唬他们，只是平静地说了几句话而已，全都一副吓破魂的表情，夹着尾巴跑了。不管多凶的狗，一到我的动物医院来，就夹起尾巴开始哼唧，把主人弄得不知所措。十来岁的孩子和狗也没什么区别。初面时候的眼神对以后的关系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然后呢？”

“想带过来。”

恩熙涨红了脸颊。

“想带回家？”

“恩。”

“带回来干嘛？”

“带回来让您见见啊！”

“我为什么要见他？”

“他们家那边说想结婚。”

“那就结呗！”

“您别这样。”

“人啊，最后还不是剩下自己一个人。”

“早晚要死的干嘛要活着？”

恩熙低沉的声音里夹杂着一丝如薄冰一样的愤怒。

“你也没说错。”

这是我想要的吗？我不确定。因为不知道所以我一直想避开这个话题。

“反正我是不想见，要见你自己见吧。”

“以后再说吧。”

恩熙起身离开了房间。不知为什么我感到羞耻，很恼火。可是不知道理由。肚子饿了，下了点面条吃。吃着吃着觉得味道不对，后来才想起来，忘了放酱油。酱油在哪啊，到处找也没找到。看来得再买一瓶了。等我死了以后，家里面会不会冒出来几十个酱油瓶啊？

刷着刷着碗，又泄气了。吃剩的面条被我连碗一起扔进了洗涤槽里。今天的饭只有两碗面条。

*

“朋友，我以我的荣誉起誓。”查拉图斯特拉回答道。

“朋友，以我的荣誉发誓，”查拉图斯特拉答道，“你说的事儿都不存在。没有魔鬼，也没有地狱。你的灵魂会寂灭，甚至比你的肉体还快，不要怕！”

仿佛是尼采写来给我看的一样。

*

以杀手的身份活得太久有一个坏处：没有一个能够敞开心扉的真正的朋友。但是对别人来说，真的有这样的朋友吗？

*

外面电闪雷鸣，竹林也杂乱无章地簌簌作响。一整晚都没能入睡。顺着房檐滴下来的雨滴声实在是听不顺耳。曾经我特别喜欢这声音来着。

*

恩熙把“男朋友”带回家。第一次。所以现在的恩熙非常认真、严肃。必须要接受。攥了一手的汗。

那个男人开的是四轮驱动的吉普车。看一眼就知道是打猎用的。车顶加了个探照灯还不够，保险杠上又多装了三个雾灯。这种车的后备箱要改装地可以直接用水清洗。电瓶也应该多加了一两个，一到狩猎时节，这帮家伙就都聚到村里的后山上。恩熙看样子是找了个猎人当丈夫。

“您好，我是朴朱泰。”

男人给我行了一个磕头大礼，我也鞠躬回礼。朴朱泰个子能过1米7，虽然不算高，

但是长得白白净净，结结实实的，长得挺好。但是仔细一看，额头窄，眼睛小，尖嘴猴腮，典型的老鼠相。不知道是不是为了想遮一下他的相貌，戴了一副树脂镜架的眼镜。好像在哪见过，又好像不是。最近关于记忆，我完全不相信我自己。所以想说点什么很困难。行完礼他先跪坐下来，恩熙坐在了我和他之间。

“随便坐。”

“没关系。”

我怕就这么沉寂下来，说了一句。

“我是老年痴呆。阿尔茨海默症。”

恩熙猛地抬起头看着我脸。一种在向我抗议的眼神。

“听恩熙说过了吗？”

“听说了。”

“万一我要是哪天把你忘了，你也别失望。因为医生说会从近期记忆开始遗忘。”

“听说现在的药很有效。”

“要是那样就好了。”

恩熙削了苹果和梨。吃水果时，他很自然的做了自我介绍。

“我做的是房地产方面的工作。”

“房地产啊。”

“买地皮后，把地规划出来后再倒手卖出去。”

“为了看地皮，这边都让你转遍了吧？”

“怎么说也得费点脚力啊，地皮和女人其实一样，光听别人说，是看不出个所以然的。”

“我们是不是以前见过？”

“没有。今天是第一次。”

他微笑着仰起头望向我。

“有可能在哪见过吧。最近他经常在咱们这片儿转来转去。”

恩熙插了一句。

“咱们这多小啊。”

他也随声附和着。

“你老家不是这的吧。”

他的口音里稍微掺杂一些南方人的味道。他点了点头承认了我的猜想，但是却给了

我一个让我感到意外的答案。

“是的，我是土生土长的首尔人。”

“和恩熙结婚了以后一起回首尔吗？”

他迅速地观察了一下我和恩熙的表情，回答说，不是。

“恩熙哪里都不会去的。伯父您在这里，她能去哪呢？”

“我们会住在市区。”

恩熙默不作响地伸手碰了一下他的手。但是他并没有握住恩熙的手。他像一只身处险境的蜗牛一样，蜷缩了回去，把手握成了拳头。恩熙那不自然的手又回到了主人的身边。虽然是眨眼间发生的事，但是却让我很在意。

他从座位上起来，恩熙也跟了上去。恩熙驾轻就熟地坐上了他那台打猎用吉普车的副驾驶。一看就知道不只坐过一两次了。恩熙摇下车窗说了句去趟市里，然后便把车窗摇上了。

关上大门回到屋里，在我忘记与朴朱泰的第一次见面之前，把它记了下来。心情很妙。第一次见面的小子，我已经非常得反感了，为什么？我在他身上看见了什么吗？是什么呢？

*

暖气费太贵了。物价上涨得太厉害。

*

翻了翻笔记本，吓了一跳。他就是那家伙。怎么会有这种事？鬼迷心窍的感觉。那个家伙安然自若地走进了我家。还是以恩熙未婚夫的身份。而且我竟然完全没有认出他来。他会不会以为我是在演戏，或者是真的以为我把他忘得一干二净了？

*

看书的时候“啪”从里面掉出来一张便条。可能是很久之前抄上去的，纸张已经泛黄了。

“看久了混沌，混沌就会朝你望去。——尼采”

*

“你怎么认识朴朱泰的？”

吃早饭的时候我问了恩熙一句。

“偶遇，真的是偶遇。”

恩熙说。不去相信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偶然”，便是智慧的开始。

*

杀人有时是最好的解决方法。但不总是这样。

*

对了，朴朱泰给我的联系方式。那小子用自己的手写下的联系方式。我把它放哪了？

找了一天也没找到写着他联系方式的那张便条。把家里翻遍了也没有。找东西渐渐变得越来越难。难道是恩熙偷着给扔了？

*

“您的鞋穿反了。”

区里小店的女老板看着我笑了。我花了好半天才弄懂那句话的意思。鞋穿反了？什么意思呢？是比喻吗？

*

恩熙上班去了，在她桌子上发现了一张疗养院的宣传单。

“灵魂与肉体的安息之所。”

“酒店级别的设施。”

广告语是花哨、诱人的。我的灵魂和肉体在那里果真会得到安息吗？我把宣传单重新折好放了回去。恩熙正在做美梦。与相爱的男人结婚，装饰一个甜蜜的家……把我这个绊脚石送到疗养院去……这是恩熙的想法还是朴朱泰的奸计？

*

在恩熙的手机里找到了朴朱泰的电话号码。去市里置办东西时找男店员帮了下忙。人老了有一个好处就是一般不会被怀疑。那个男店员假装自己是送快递的，给朴朱泰打

了个电话。

“运货单上面的地址太模糊了。”

看样子朴朱泰听话的报出了地址。店员写下地址后一边递给我一边问道：

“是什么事啊？”

替我办完了事儿的店员笑眯眯的问。

“孙女儿离家出走了。”

店员笑了。笑什么呢？是说他理解，还是在嘲讽？

*

我跟踪了朴朱泰。他一天的大部分时间呆在家，下午晚些时候开着他的打猎用吉普出去。几乎不去茶馆或咖啡店等场所。有时站在别人家菜地或者果园的入口处环顾四周。虽然挺像一个看地皮搞房地产的，但要是那样的话，他的应酬太少了。偶尔晚上才出门，漫无目的地奔驰在路上。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他的猎物或许不是野兽。如果我的预感没错，这是神丢给我的一个高级玩笑，还是审判？？

*

我认真的考虑了一下要不要把朴朱泰交给警察。那个东西叫什么来着？法院派发的，对了，搜查令。有搜查令才能搜那小子的车和家。要是搜过后也没发现什么决定性证据，就要放人。那么他就会怀疑到我头上。现在他已经对我十分警惕并且潜伏在我的周围了，假如他是真凶，那么下一个目标就会是我或者恩熙。在那小子眼里，住在山脚下一座孤房里的70岁的痴呆老人和手无缚鸡之力的20来岁的女性，怎么看都是手到擒来。

*

让恩熙坐下之后，我对她讲了朴朱泰的事。我撞上他那辆打猎用吉普时在他的后备箱里看到了什么、那血是多么的鲜红，他是怎么从我身边逃走的，打那以后在我身边转了多久，那种人如果真的是“偶然”的出现在我眼前，那个偶然又意味着什么，你现在身处怎样的险境之中？

恩熙很有耐心地听我讲完后居然这样说。

“爸，我真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试着重新又讲了一遍。但是恩熙的反应跟之前差不多。我的话太没有条理，让人很难听懂。就像初学英语时在美国人面前咋呼的感觉一样。尽力地去说，对方也尽量去听，但是完全没法交流。恩熙啊，我不是讨厌他，而是在警告你他对你来说很危险。你正在和一个特别危险的男人来往。并且促使你们见面的绝对不是巧合。

我们的对话无果而终。恩熙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我的心越发的着急，变得更加的语无伦次了。一如既往的，语言总是跟不上行动，并且不着边际，模棱两可。现在是需要行动的时候。

从恩熙的房间传出了低沉的啜泣声。

*

去市里小心翼翼地找了一个没有监控的地方，用公用电话打112报了警。用衣服把话筒堵上，变了声。我说，一个开着打猎用吉普名叫朴朱泰的人好像是这次连环杀人案的凶手。接线员一开始没怎么听懂我说什么。

我尽量慢慢地一字一句地对他讲了朴朱泰的吉普。这回接线员看样子好像听懂了，但是似乎并不十分相信的意思。112办公处询问了我的身份。我说，我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所以无法透露自己的身份。那边又问，为什么你认为他就是犯人？我回答。

“你们好好搜一下他的车，我在他的车里看见过血。”

*

我的确是要进屋来干什么的，但是根本就想不起来那个什么是什么，傻愣愣地站了好久。操控我的神好像放开了操纵杆。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呆在那里好一阵子。万一朴朱泰在这种时候出现，该如何是好？

*

电视上播出了一条新闻。警察对一名疑似连环杀人案嫌疑犯的人进行了调查，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嫌疑被无罪释放了。警察为什么把朴朱泰放了？真的什么都没找到吗？时代虽然变了，但是警察仍然一如既往的无能。

轮到我上场了？没有其他的方法了吗？

*

有生以来第一次因为需要而动了杀人的念头。一个收集了一辈子音响的人，后来被公司派出去置办活动用的扩音器，也许就是这种感觉吧。

*

我想好了这辈子要办的最后一件事。杀了朴朱泰。在忘记他是谁之前。

*

我曾经听说过有一个人被雷击后突然变成音乐天才的故事。一个美国人，弹起了从来没学过的钢琴，疯狂的作曲，指挥交响乐团。但是我却因一场交通事故，导致大脑受伤后，遗失了杀人的兴趣，成为一个普通人。就这么活了20多年，现在却开始筹划一场没有冲动的杀人，因为需要而杀人的杀人。神现在正在命令我，让我亲手否定我所犯下的罪行的神圣性。

*

医生说，对痴呆患者来说同时做几件事是很困难的。把水壶放到煤气灶上之后去做其它的事，十有八九会把水壶烧焦。一边洗衣服一边刷碗这种简单的事都会变得不可能。女性痴呆患者首先会变得不会烧菜。烧菜其实是一件比想象复杂的事，必需有计划地同时进行几件事。

“所有的一切最好尽可能得简化。再有就是尽量一次只做一件事。”

我决定听从医生的劝告。现阶段我要把残存在我身体里的所有能力动员起来。那家伙可不是个省油的灯。年轻体壮，还有枪。这么短时间内就能把恩熙引诱到谈婚论嫁的地步，如此看来，口才也不错。他接近恩熙应该有两个目的。第一是窥探我，第二是想要加害于恩熙。需要的话，也会对我下手。那小子已经知道我得了阿尔茨海默症，要是断定我不是非杀不可的话，应该就不会轻举妄动。比起我，他更垂涎于恩熙。在那之前我要除掉他。通过媒体的报道可以推断那个小子绑架年轻女性后，会长时间的虐待她们，最后将她们杀死。

过了25年，我终于重操旧业，做起了我最擅长的事。只是老了太多。如果说有什么比25年前更有优势，那就是这一次我不再需要为自己寻找退路。追踪和围捕可以说是打猎的所有过程。相反，对于杀人来说，安全逃脱比捕获猎物更重要。抓人当然也很重要，但是不能因此被捕。这次与以往不同。我要全力以赴地抓住他。因此这次并不是杀

人，而是打猎。

对于打猎来说，首先要寻找猎物的行径，然后潜伏，最后不错过仅有一次的机会进行抓捕。万一失败了，从头再来，如此反复。

*

自从我决定要抓住朴朱泰以后，突然间食欲大增。睡得饱，心情也很好。我越来越不清楚这件事我到底是为了恩熙而做的，还是单纯的出自于我的欲望。

*

朴朱泰的家是一个二层洋房，他好像使用一楼和地下室。沿着农田走过去，有一个曾用作牛舍的房子。吉普车停里面，车头朝里，车尾稍微露出牛舍。如果不推门走进院子，几乎打探不出里面的动静。荆条篱笆搭得很巧妙，很完美的遮住了周围的视线。虽然不知道这种构造是否能保护自己的私生活，但是对入侵者来说却是手到擒来。只要进去了，无论在里面做什么外面都不会察觉到。也就是说朴朱泰根本就不担心外部的敌人。我的家，我自己可以守护。唯一让主人担心的就是周围的视线，房子悄然的把主人的想法暴露无遗。

二楼住着一个老太婆。看起来七十过半了。她和朴朱泰是什么关系？是房客？还是血亲？总之这个老姑婆不会碍什么事。驼背，行动也不方便。

好累，今天就到此为止。

*

正在准备上班的恩熙脖子通红，是用手勒出来的印子。我问恩熙，脖子怎么弄的，恩熙条件反射似得把脖子缩了回去。好像一种要把脖子削平架势。我追问恩熙，是不是朴朱泰那家伙干的？

“别什么人都这家伙那家伙的叫？”

“那你脖子是怎么弄的？”

恩熙说，是我进她房间掐住了她的脖子。这话我不能信，也不能不信。与我有关的所有都是如此。

“到底怎么了？爸您原来不是那样的人啊！真的像疯了一样，差点把我掐死。”

“这不是真的，你撒谎。”

“我干嘛要撒谎？求您接受现实吧，爸爸，您现在是老年痴呆。”

恩熙嘴里的痴呆，像个锤子一样挥过来砸向我。泄了劲。就算做了个模模糊糊的梦也好，一点都记不起来。一片茫然。如果真是我弄的，恩熙能活着就算是个奇迹了。我的手劲儿真的是特别大。我跟恩熙道了歉。还叮嘱她以后睡觉一定要锁上门。恩熙擤了擤鼻涕，把眼泪擦干，用毅然决然的表情从抽屉里把前几天我看见的那张疗养院宣传单拿了出来。我背过身去，但是恩熙并没有把手收回去。

“爸，我真的很累，就算是为了爸您自己也得去。我不在的时候你出什么事怎么办？”

我理解，谁愿意睡着睡着觉被人掐死？

“知道了，我看看。”

按照我国的法律，恩熙随时都可以在没有我同意的情况下把我送进精神病院。打个电话，开来一辆救护车，几个健壮的男人围过来给我穿上约束衣，然后把我带到封闭病区。就此结束。只要没有家属的同意，患者再也不能出来。对遗产分配心存不满的家族成员勾结在一起，把喝醉了的一家之主送进精神病院，以此来达到目的的事也不在少数。我已经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症，只要恩熙下定决心就能把我处决了。立刻，就算是今天都没问题。

疗养院比精神病院强点。但是现在我还哪儿都不想去。没剩下多少自由的时间了。

“先跟我去看看吧！说是可以参观。”

恩熙握住我的手恳切地说。我说就那样办吧。恩熙上班走了之后我记起来了。恩熙的妈妈是被我掐死的。

*

我买了一部学语言用的录音机。像戴项链一样戴在了脖子上。想做什么的时候，就算是再简单的事也要事先录下来，然后再去做那件事。做事的途中要是忘了就按下录音机的播放键。听一下刚才的录音。继续做。

先录下“去厕所撒尿”，然后再去洗手间。录下“烧水喝咖啡”，再去烧水。几分钟之前的我对几分钟之后的我下命令。把我无限地分割。大脑一片空白的时候，只要看到脖子上挂的录音机也条件反射似的按下按钮。现在还没有那么需要，是为了病情加重时而准备的。无数次的练习，让身体熟记这种感觉。

*

我尝试着重新与恩熙对话。听完我的话，恩熙无声的哭了。恩熙为什么哭？我只是为了警告她危险而已。有什么好让她这么伤心的？我只是担心她。对于我而言，我无法理解那么复杂的感情。是悲伤？愤怒？还是哀痛？无从得知。恩熙用润湿的眼睛呐喊着。“不要再把朴朱泰说的这么不堪！听起来很痛心。他是一个单纯善良的男人。居然把要跟我结婚的男人说成是连环杀人犯，是不是说得太过分了。怎么能无凭无据的这样乱讲？”不管怎么样，我好像基本上很准确的把我的意思传达给了恩熙。真是万幸。至少成功的把怀疑那小子的念头扎进了恩熙心里。毁灭常胜将军奥赛罗的正是伊阿古在一旁吹起的叫做疑心的小火苗。

“明明不是亲生父亲！”

说完这句话恩熙走出了房间。虽然是没说错，但有种被严重的侮辱了的感觉。

*

正躺在家里，有几个人嘎吱嘎吱地走进院子站住了。穿着制服的5个年轻人。起初我以为他们是警察。

“您好。”

三男两女。问他们是谁，说是警校的学生。

“有什么事吗？”

他们说，正在做分组作业。选择长期没有被侦破的案件进行调查。他们给我看了几张报道的复印件。都是我干的。真神！几十年前的事反而这么历历在目，让人吃惊。

“其实我们认为这几件案子属于连环杀人案。当年可能没有这个概念。”

这几个年轻的警察干部候选人来了兴致，滔滔不绝的说了起来。女学生都长得很漂亮，男学生生得俊伟。讲着连环杀人还不时地发出“咯咯”的笑声。你们好像觉得FBI这个游戏很好玩吧！

“我实在是听不懂你们说什么。你们这是来我们家捣什么乱？”

他们没有回答，这时，仿佛电影情节一样，一个新的人物登场了。看起来50中甸的一个男人。警校的学生全都站起来向他敬了礼。

“行了。都坐下吧。”

刚出场的这个人安警官。他一边递给我名片一边跟我打了招呼。说是不能只让警校的学生们单独出来，所以一起过来了。他故意心不在焉的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坐了

来，但是出于职业习惯，把家里上上下下都打量了一遍。

“孩子们，继续吧！”

安警官的话让警校学生们更加兴奋地围住了我。

“我们把案发现场连成了一条线，来，您看！”

学生们画在地图上的线成一个八角形。这个八角形的中心就是我现在住的村子。一个脸小鼻子很挺的女学生眼睛里闪着光地对着地图。

“我们推测罪犯应该是.....”

是我们村。

“...这个地区的人。当然现在还住在这里的可能性很小。”

妄下定论。像睡着了一样坐在一边的安警官不自觉的猛地抬起头盯着学生们看。

“我们村？”

“老先生您一直都住在这里，想问问您当时有没有见过什么可疑的人？”

“当时有很多间谍。这里离北朝鲜近，越境的人很多。一块儿玩的朋友要是一连消失好几天，我们就说‘估计是叔叔们来了’。从北朝鲜来的叔叔。虽然不明讲有间谍在活动，但是大家心里都有数。登山时被指为间谍后被抓走的外地人也不在少数。”

“我们不是为了抓间谍。”

个子最高的男学生忍不下去插了一句。我举起手制止了他。

“我的意思是，当时要是可疑的人，早就被当成间谍不知道被抓走多少次了！那可是个能靠告密的赏金改变命运的时代。”

“啊！那您是说罪犯就在被当成间谍抓走又放了的人里面喽。但是应该怎么找呢？”

傻大个儿男学生向同学们问道。

“派出所会保存当时的记录吗？”

“没有。”坐在远处的安警官打断了说。

“没有？”

脸稍长的女学生刨根问底得朝安警官问道。神色里稍带点责难。自信满满的年轻的警校学生们，因看过像美国系列连续剧CSI这样的电视剧后梦想着当警察的孩子们，根本就没把乡下重案组的警官放在眼里——但是换做是你们，如果当时你们是这个地区的警察，你们果真能抓住我吗？翻看记录肯定很寒碜吧。不全面的初查，没有充分的协助调查，好不容易抓到的嫌疑犯全部无罪释放，其中有几个人说是酒后被审讯的，民主化以后，状告政府，得到了赔偿。

安警官说道。

“你们知道80年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吗？是连江原道警察也要带着头盔在首尔的大学前门被火焰瓶砸的时代啊。乡下死几个人，谁会关心？”

安警官起身走进院子，叼根烟抽了起来。警校的学生们也跟着站了起来。穿鞋的时候，其中一个男生悄悄跟我说。

“安警官说他负责了那个案子里的好几起。直到现在好像还为了抓那个犯人每周末到处打听。追诉时效都已经过了。肯定有什么不甘心的。”

站在院子里的一个女学生添了一句。

“一定不能小看乡下人，他们可偏着呢。”

年轻人总是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所以才好。

抽着烟的安警官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向着檐廊走来。

“您没有亲人吗？”

“有个闺女。”

“啊.....”

长久以来独居的男人。他应该是在找一条孤独的狼。警校的学生们在外面参观村子的时候安警官没跟他们一起去，一屁股坐在了檐廊上。

“在您老面前我这么说有点那个什么，人上了年纪浑身闹毛病。”

他拍了拍膝盖。别人看了可能会以为我和安警官是认识好久了的村里的朋友。

“您哪里不舒服啊？”

“糖尿啊，关节炎啊，血压啊，没有一个地方不出毛病的。还不都是因为执行潜伏任务落下的病根儿。烦透了。”

“那现在找个舒服的地方呆着多好。”

“等我进棺材了再好好歇着吧。”

“可不是嘛！棺材里最舒服了。”

瞬间变得很沉寂。

“谁都有那么一件临死之前一定要做个了结的事吧！”警官说道。

“谁说不是呢？我也有一件。”我在一旁随声附和着。

“什么事啊？”

“有那么一件事。听刚才的学生说你还在找那个凶手，找到了又有什么意义？就算找到了也不能送进监狱去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想着那件事。最近尤其严重。我想，至少要让那个家伙知道还有人没忘了他一直在抓他。让他没法伸直了两条腿安稳睡觉。”

安警官。原来你是知道的。杀人是什么、鲜血淋漓的现场是怎样的，以及杀人，那无法挽回的行为的力量。那里有着一种深深地吸引我们的魔力。但是安警官，我从来都睡得很舒展。

“对了，安警官您得注意身体。我最近经常忘事。”

“跟您的年纪比起来您算硬朗了。”

“您知道我多大岁数了？”

我感觉到他哆嗦了一下。但是假装没看见岔开了话题。

“医生说了。大脑正在萎缩，以后会变成一个干瘪的核桃。”

安警官没应声。

“说不定明天就忘了警官先生您今天来过的事。”

*

警校学生们走了之后我的兴奋之情依然没有退去。很想让他们坐下来，对着他们侃侃而谈。从第一次杀人开始到最后一次杀人为止。事到如今依然历历在目的有关那个案子的所有。他们应该会睁大了双眼仔细聆听吧。你们手里的那些记录没有主语吧，只是用谓语和宾语撮起来的不朽的记录。姓名栏上用“不详”两个字代替的那个名字，就是我的名字，我就是那个主语。想这样说的欲望已经到近乎疯狂的地步。但是终于还是忍住了。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办。

*

去了趟市区。这会子功夫家里好像有谁来过了。虽然手法相当得小心但是肯定被翻过。有几件东西怎么都找不到。一定是被拿走了。是小偷？到现在为止家里都没遭过小偷。

晚上我跟下了班的恩熙说家里遭小偷了。她用怜悯的表情望着我说没有那回事。恩熙问我丢了什么东西，我一时想不起来。但是分明就是少了什么，我能感觉到。只是说不上来。

“听说得了痴呆都这样。见了儿媳妇儿说是小偷，看见护士也叫小偷。”

是啊，都管这叫被盗妄想。我也知道这个。但是这不是妄想，真的是有什么东西不

见了。日记和录音机带在身上所以平安无事，但是其他的什么东西消失了。

“对了，狗不见了，狗不见了。”

“爸，咱们家哪有狗啊。”

不对啊，分明有一条狗来着。

*

我老家前面那条路的樱花很美。日本帝国主义时期栽的樱花树，形成一条隧道，一到春天来看花的人就摆起了长蛇阵。樱花开得正旺时，我会故意绕路走。看花看久了就会很害怕。凶恶的狗可以拿棒子赶走，但是花却不能。花是猛烈地，赤裸裸的。最近老是会想起那条樱花路。到底在害怕些什么？只是花而已。

*

我从未被逮捕或监禁过。但是却不能不去想关于监狱的事。在我混乱的梦里，我总是走着那条我从来没走过的监狱走廊。我一直在找我的那间房，但是找不到，这让我很迷惘。有时我被分到了住满了人的房间，死在我手上的人们在那个房间里用喜悦的表情迎接我的到来。

从电视、小说里认识到的监狱让我感觉监狱是一个铁的世界。打开铁门的同时发出哐啷哐啷的声响。高高立起的墙上面像花一样插着铁丝网。扣得紧紧的手铐和脚镣。他们的餐具和餐盘稀里哗啦的发出声响。甚至连他们身上穿着的囚服都能让我联想到铁。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乐园。可能是被和煦的阳光照耀着的英伦风的庭院和草坪。也可能是在阳台上摆放些花草的瑞士风格的传统建筑。浮现在我眼前的却总是监狱，腋窝、腹股沟以及全身的汗腺都散发着汗味儿的粗糙的汉子。犯人们用非常严格、残酷的规矩把我制得服服帖帖，在那里我才能彻底的忘了我自己。才能使一刻不停、慌慌张张、摇摆不定的我平静下来。

我曾经对禁闭室抱有过幻想。时常想像这样一幅画面，被关进一间可以让人联想到棺材的狭窄的小屋里，双手铐到背后，用舌头舔舐餐具。我被凄惨的蹂躏着，最后筋疲力尽，开始对我离开的那个世界，泥土的世界渴望至极，拼命的挣扎。这种想象让我陷入一种无限的快感中。说不定是因为我疲于长久以来所有一切都由我自己来决定和执行的这种生活。把我邪恶自我的自主权收敛为零的世界，对我来说那个地方便是监狱，便是禁闭室。我无法随便杀人藏尸、无法胆敢去做那种想象的地方，彻底的摧毁我的肉体

和精力的地方，永远的丧失自我的地方。

*

记忆里有那么一次，在公共运动场上，人群从四面八方聚集过来。说是北朝鲜派来了一批共匪，美军军舰被截获，第一夫人遭到枪击，于是人们都聚到一起，开批斗大会。演讲的人们站出来扯破了喉咙高呼，撕碎红猪金日成，消灭共产党！小孩子们坐在最前面仰望着讲台。我们明白将会发生什么事。大家全都期待着鲜血喷涌，血肉分离的那一幕。

“就是那个人。”

一个朋友指着坐在讲台后面的一个年轻的男人说。

“今天那个小子，我确定。”

“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是流氓啊！”

那个男人的确很显眼。除了他，来的都是这个地区上有头有脸的人物。道知事、警察局长、将军、督学和校长们。只有他身上充斥着一种只有靠身体混饭吃的人才有的那种让人不寒而栗的紧张感。西装扣子几乎都扣不住他敦实的胸脯。

过了一会儿，被朋友指出来的那个男人在一片掌声中走上讲台。批斗大会被推向了高潮。女人们一个接一个的兴奋地大喊大叫，晕厥在现场。两个穿着棉布裙子的女人手里举着纸站到了他前面的位置。他一边高喊着“共产党兔崽子们，彻底消灭你们这些兔崽子！”一边从怀里掏出了一把刀。女人们尖叫着捂住了眼睛。他毫不犹豫地用刀切下了自己的小指。

灭共

那两个女人在两旁一起把他的血书举得高高的。为了配合他，军乐队演奏起了军歌《灭共的火炬》，响彻整个运动场。

守护着美好山河的我们，用男人的气魄活着，为了故乡的土地、父母、兄弟、和平，冒着炮火，战友啊，我的国家我来守护，在灭共的火炬下拼了。

从备在运动场另一边的救护车下来的医疗队向他跑过去。他大声的喊着，用不着，

什么都不需要。见血了的年轻流氓兴奋到了极点。像被包围的野兽一样环顾着四周，喘着粗气。坐在后面的警察局长走过来跟他悄声说了些什么，这才让他消停了下来。医疗队把他带下台止了血。

每次开批斗大会，流氓们都会上台切手指高呼灭共。好像只有在讲台上溅了血批斗大会才能结束。根据我听来的小道消息，警察局向流氓们请求了支援。由流氓头子指定上台切手指的部下。我很好奇。每个地区都有能够胜任那么多批斗大会的流氓吗？突然有一天这些大会就消失了。总统被亲信枪杀。

人们去抓那个被叫做共产党的幽灵时，我在狩我自己的猎。1976年我杀的那个男人，被政府宣布死于武装间谍之手。

“推测凶犯将被害人残忍的杀死后，越境到了北朝鲜。从残忍的作案手法上能够看出是北傀所为。”

因为是被幽灵杀死的，所以没有抓捕的必要。

*

去市区回来的路上，在村口遇见个一个面生的小子。年轻的男人将双手叉在胸前从正面怒视了我的双眼。他是谁？竟然胆敢对我表露敌意？我既害怕又恐惧。以我多年的思维习惯，我第一感觉他是警察。回到了家，翻开记事本才恍然大悟。是朴朱泰那个家伙。

我怎么就这么记不住他的脸呢？真让人郁闷。不管怎么样还是在忘记之前记下来，他的反复出现。

*

恩熙又把疗养院这个话题扯了出来。说就算是去参观，咱们也去一趟吧。突然很好奇得了痴呆的老人是怎么生活的。所以决定去看看。但是恩熙跟我发起了脾气。我问她为什么发脾气？她说我一边嘟囔着“我什么时候说去了？”一边执拗起来。

“我？我不记得了。”

恩熙又开始劝我。于是我立刻跟了出去。后来听录音机发现我坐车去疗养院的路上一直在问恩熙。我们现在是去哪？恩熙耐心的回答。“爸，您说想去疗养院看看，所以咱们现在在去疗养院的路上。就是去参观一下而已。”

恩熙用相机把疗养院的每一个角落都拍了下来，说对我的记忆有帮助。我则开始录

音，记笔记。

老人们看起来很安详。我在聚在一起摆积木的老人中间坐了一会儿。他们对我很热情。堆积木游戏进行的好像并不顺利。倒了又倒。但是他们仍然很乐在其中。

“您看，这不都玩得挺有意思的嘛。”

恩熙对我说。恩熙不知道，我所追求的快乐中没有别人的位置。我几乎从未在与人一起做的事中获得过快乐。我一直以来都在向内深深地挖掘我的自身，在我体内寻找经久不衰的快乐。就像把蛇当宠物养的人购买仓鼠一样，他人对我来说只是我体内的怪物一直所必需的食粮。其他人只有在那种时候对我来说才有意义。看到老人们拍手欢喜的样子，我立刻对他们产生了厌恶。笑就意味着弱小。是将自己作为猎物交出去的信号。他们看起来那么的软弱无力，低俗且幼稚。

我和恩熙还进去看了看老人们聊天的休息室。他们的对话衔接不上。晚期痴呆患者无休止重复着没有任何意义的话，其他患者听了他的话之后各自吵吵嚷嚷的自说自话。不是什么特别有趣的话也能惹得他们哄堂大笑。恩熙问了一下领我们参观的社会工作者。

“他们是怎么听懂对方的话然后去对话的？”

不知是不是因为不只是被问过一两次了，社会工作者毫不犹豫的回答道。

“喝醉了的人在一起不是很快乐吗？欢快的对话并不需要智力。”

*

便条上面没头没尾的写着“未来记忆”。是看到什么写下的呢？肯定是我的笔迹但是无论怎么想都想不起来。记住过去的事情才是记忆，不是吗？居然是“未来记忆”。心里很憋闷，于是上网搜索了一下，“未来记忆”是指记住将来要做的事。据说痴呆患者忘得最快的就是那个。记住类似“吃晚饭三十分钟以后吃药”这种话就是未来记忆。丧失了过去的记忆就不会知晓自己是谁，记不住未来那么将永远停在原地。没有过去和未来，现在又有什么意义？但这如何是好？断了轨，火车只能停下来。

话说回来，眼下可有一件重要的事，令人担忧。

*

我喜欢安静的世界。于是无法居住在城市里。有太多的声音朝我扑过来。有太多的路牌、招牌、人以及他们的表情。我无法弄懂这些。好恐惧。

*

参加了一个久违的聚会。地区文人们现在也老多了。其中一位曾经激情四射地写小说的先生现在正在研究家谱，心里已经开始朝着死人方向走去了。写诗的几个人迷上了书法。这也是属于死人的文化。

“现在觉得别人写的东西好。”

一个老人说道。其他的老人也随声附和。

“所谓东洋艺术，模仿才是基础。”

老了之后大家都回到东洋来了。

其中有一个老人是退下来的职业高中校长。现在大家还用当年的职称称呼他为朴校长。他问我现在还写诗吗？

“写啊。”

他叫我拿出来给他瞧瞧。

“不值一看。”

“那也是非常难得的。到现在还坚持写诗。”

“正在努力去写，但是很难。不知是不是因为老了？”

“关于什么的诗？”

“就是往常写的那些。”

“又是什么血啊，尸体啊这些东西？人老了，心也要变的柔和些啊，老兄。”

“这已经柔和不少了，话说回来，死之前要是能写一首好诗就好了。”

“要是有那么首诗，不要往后推，一定要写啊。谁知道还看不看得见明早的太阳？”

“就说嘛。”

我们一起喝咖啡，我说。

“最近重新读起了以前读过的那些古典。希腊古典。”

“读什么？”

“像悲剧或者叙事诗之类的。俄狄浦斯也读，奥赛德也读。”

“那些东西你能看进去吗？”

校长推了一下老花镜说。

“有一些东西只有老了才能看到。”

去洗手间确认了一下录音机。都录上了。

*

在书架里发现了一本不错的诗。称赞之余读了又读，本来想把它背下来，后来才知道是我写的诗。

*

看着看着记事本，又被吓到了。警校学生来过的事情已经被我忘得一干二净了。虽说这种事现在已经是家常便饭了，但是仍然无法适应。与忘记不同。感觉好像从未发生过这件事。像是读一页南极探险记或者犯罪小说的感觉。但是笔迹绝对是我的笔迹。完全记不得了，还是要记下来。昨天5名警校的学生和一个叫安警官的人过来了。

*

近来只有过去的记忆才历历在目。

我最早的记忆：坐进放在院子中间的大盆里，玩水。我应该是在洗澡。整个身体都能坐到大盆里面，估计只有三两岁，或者更小。一个女人的脸好像要贴到我的脸上一样，离我特别的近。是妈妈吧。周围还来来往往着其他的女人。妈妈把我的身体当成了从市场里买回来的鱿鱼，翻过来调过去的“啪啪啪”用力搓。后颈真真切切的感觉到妈妈靠过来时的呼吸，还记得由于刺眼的阳光，我皱起了眉头。没有关于妹妹的记忆，貌似是妹妹出生之前的事。记得快洗完的时候妈妈突然伸手抓住了我的小弟说了些什么，那之后的事再就想不起来了。拽的是小弟为什么屁股会疼？着实是很奇怪的记忆。还有除了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女人咯咯咯的笑声，之后就再记不起来了。

*

人是被关在叫做时间的监狱里的囚犯。得了痴呆的人被关在了墙壁不断在缩小的监狱里。速度越来越快。喘不过气来。

*

警校学生们来过的这件事让我很是忌讳。不会妨碍我抓朴朱泰吧。

*

恩熙整晚都没回家。我做了最坏的打算。天一亮就去找那家伙，下定了决心什么都准备好了。却恍恍惚惚的睡着了。等我打起了精神，发现了恩熙回来过的痕迹。都已经日上三竿了。

恩熙是在反抗吗？

*

翻开记事本或者打开录音听，总会发现里面记录着我完全没有印象的东西。记忆正在消失，这是很正常的。读起记忆里不存在的我的行为、思想、话语，感觉很微妙。好像读一篇年轻时候读过的俄罗斯小说一样。背景很熟悉，出场人物也很眼熟。但是却是全新的。这样的画面存在过吗？

*

我问恩熙昨晚为什么没回来。恩熙反反复复的做着手把鬓角的头发往后梳理的动作，避开了我的视线。这是恩熙费尽心思忍着听自己不想听的话时的习惯。透过这个习惯能看见年幼的恩熙。什么都不知道依赖我的不懂事的孩子。

“都是过去的事了。”

恩熙岔开话题。

“为什么做这么反常的事？昨天在哪睡的？”

“在哪睡又怎么了？”

恩熙不比以往接过了我的话。从她这么愤然的样子上看，昨天肯定是和那家伙在一起了。恩熙现在连解释都不解释。她应该是觉得反正我会忘了的。可她却不知我竟如此拼命的想要抓住我的记忆。

“那小子是个蓝胡子。”

“什么胡子？他不留胡子。”

看样子，恩熙读的书不多。

*

那小子怎么没对恩熙下手呢？算是人质吗？为了制止我报警才把恩熙放在身边？要是那样先把我做掉就行了。你在犹豫什么？朴朱泰。

*

恩熙和朋友通电话。我偷偷的把耳朵贴在她的房门上偷听他们的对话。恩熙与朴朱泰深深地坠入了爱河。不停地讲关于他的事。说他是多么好的人、对自己多好。恋爱中女人的那种飘在云端的声音，我好像还是第一次听到。恩熙从来没在一个像样的家庭里生活过。幼年没了爸妈后就和我生活在了一起。这是恩熙第一次梦想创造一个像样的家庭。但是恩熙呀。对方为什么一定要是那个小子啊。为什么你爱的那个人要死在杀死你父母的人——我的手上啊？

*

我想快点杀死朴朱泰。但是总是恍恍惚惚糊里糊涂的。内心很急切。这样下去我不是会变成一个什么都做不了的废物？烦躁。

*

在恩熙的钱包里发现了安警官的名片。安警官为什么追查我？最后的功利心吗？

*

自从警告过恩熙朴朱泰的危险以后，恩熙明显地开始躲着我。但是我尽最大的努力不去怪她。总有一天我的大脑会完全萎缩，什么都记不住，什么事情都不能顺我的心意去做的时候，或者我死了被埋进坟墓后，恩熙会看到我的记事本，听到我的录音的。那时她就会了解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了她我到底在筹备些什么。

*

“白天有个警察找到了研究所。”

恩熙说。我问了一下得知是安警官。

“问了一些关于我妈妈的事。”

“那你说什么了？”

“我得知道才能告诉他啊，就说了不知道。”

“事到如今警察为何要调查你妈妈？”

“我怎么知道？我说要是他们知道些什么请把知道的都告诉我。”

“然后呢？”

“说可以。但是有一个地方很奇怪。”

“什么？”

“爸您不是告诉过我，我的亲生母亲已经过世了？但是安警官说是处于失踪状态。生父有医院开的死亡证明，已经申报死亡了，但是母亲没有。因长期失踪被宣告死亡。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奇怪？”

“你是这么说的吗？跟安警官？说很奇怪？”

“是的，说完之后安警官也说很奇怪。”

“孤儿院院长是这么跟我说的。说你妈妈死了。所以我也一直这么以为。”

“那我妈妈现在会在哪？”

“不知道，也许就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

比如我们家的院子里。

*

打开录音机，几天之内我录了好几首歌。金秋子和赵容弼的歌。还有朴仁洙的《春雨》。

春雨，
让我哭泣的春雨，
要下到什么时候，
连我的心也跟着哭泣，
春雨。

为什么唱？

不知道。

因为不知道，所以很生气。想把它们都删掉，但是不知道怎么删，只好留着。

*

睡个午觉，一睁开眼睛，朴朱泰坐在枕边。为了不让我起来轻轻地按住了我的额头。朴朱泰说。他知道我是谁。我问。知道我是谁是什么意思？他说。他和我是同一种人。他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并且也察觉到了我认出他的这个事实。

“你要杀我吗？”

他摇了摇头。说正在计划更加有趣的游戏。然后打开房门出去了。我的推测果然没错。但是他正在筹划的游戏到底是什么？

*

羞耻心和负罪感：羞耻是对自己感到羞愧。负罪感的对象是他人，自身以外的他人。对别人感到羞愧。有这么一种只有负罪感没有羞耻心的人。他们对来自于他人的惩罚感到恐惧。我能感到羞耻但是没有负罪感。从来不惧怕来自他人的眼光或者责怪。但是却非常的害臊。也有一些人仅仅因为这个被我杀掉——我这种人更加危险。

如果就这么放任朴朱泰杀死恩熙，这可是非常羞耻的事情。我无法原谅那样的自己。

*

活到现在我拯救过很多生命。虽然都是些不能说话的野兽。

*

打起精神时安警官已经在旁边了。我完全想不起来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坐在我家檐廊下跟我聊起天的。他继续讲他的故事。就像从中间开始看的电视剧一样。

“.....偏偏是那家店。您说我是应该发疯，还是不应该呢？”

“您指的是什么店？”

我打断他的话问道。

”卖烟的小铺子。我总去那儿买烟。“

“那个烟铺怎么了？”

长得像熊一样的安警官眼神下意识的犀利了起来。

“您还真是健忘.....死的那个女人在那个烟铺工作过。”

我这才看出了眉目。我的第八个牺牲者就是大家常说的卖烟的小姐。安警官原来是那家的常客。但是话怎么拐到这了。

“所以呢？”

“现在那个卖烟的小姐还经常出现在我的梦里。让我一定要抓到凶手。”

我说道。

“您一定要抓到。”

“我会抓到的。”

安警官说。

“但是现在更要紧的难道不是捉拿最近嚣张的连环杀人案凶手吗？”

“那个嘛，联合调查总部会看着办的。我是个闲人，就当是业余爱好吧。”

安警官从兜里掏出了一盒烟。

“对身体有害的这烟啊，听说对痴呆有帮助。”

他好像解释什么一样嘟囔着拿出根烟叼在了嘴里。

“早知道我也学抽烟了。”

安警官抽出一根烟递给了我。

“您也来一根？”

“我不会抽。”

安警官吞吐的烟雾舔舐着房梁飘了上去。

“您不会是一次都没抽过吧？那条狗挺粘人的，那小家伙叫什么名字？”

他发出嘍嘍的声音，唤那条狗。杂种黄狗走到一定的距离就不再靠过来，摇晃起了尾巴。

“不是我家的狗.....看来得关上大门，要不然阿猫阿狗的随便进进出出。”

“上次来也在来。不是您家的狗吗？”

“没见过的家伙，最近总是进进出出的，上一边去。”

“您就别管了。挺听话的小家伙。不过他嘴里叼的是什？”

“牛骨头。下边那家一年到头熬骨头汤，估计是从他家叼过来的。味道那个难闻啊。人怎么能从早到晚天天就喝骨头汤啊！.....但是警官先生，您找的那个犯人怎么到现在还没落网？是不是已经死了？”

我很无意的问了一嘴。

“那也是有可能。但是估计不能心安理得的活着吧。就连我都经常做梦呢，杀了那么多人，他怎么可能睡安稳呢？就算是死了，估计也是得了很严重的病，吃了很多苦以后才死的。因为压力是万病之源。”

“那个对痴呆也有影响吗？”

“什么？杀人？”

安警官眼里泛着光，我摆了摆手。

“不是，我是说压力。”

“再怎么说不可能没有影响。”

“哪有没有压力的人？那些却是人生的.....”

想不起来后面的话发了好一阵子呆。安警官小心翼翼的把话接下去。

“.....动力？”

“就是，就是人生的动力啊。”

我们没头没脑的一起笑了起来。哈哈，哈哈，哈哈。黄狗压低了身子冲着我们汪的一声，短吠了起来。

*

现在所有的一切都开始混淆了。心里想着用笔记下来，一看，结果却什么都没写。想要录下来的话竟然用笔写了下来。还有与这相反的。分不清楚记忆和记录，以及妄想。医生让我听音乐看看。按照他的推荐我开始听起了古典音乐。不知道会不会有效果。医生还重新给我开了药。

*

几天的功夫，症状有了很大的好转。是因为新开的药吗？心情变好了，想出去溜达溜达。信心也是倍增。稀里糊涂的脑袋也开始变得清晰起来，记忆力好像也变好了。医生和恩熙也这么说。医生说痴呆伴随老年忧郁症同时发病的情况很多，忧郁症本身就是使痴呆病情恶化的原因，但是忧郁症好转的话，可以延迟痴呆病情的发展，或者病状暂时出现好转。

好久没这么浑身充满了自信了。好像什么事情都能做。要趁着现在这么清醒的时候把那件事做个了结。

*

又发现了一具女性的尸体。这次也是在田埂的排水管处。从捆绑被害人的方法，到弃尸的场所，用的都是同样的手法。警察加强了盘问搜查的力度，他们像野狗群一样聚在一起吵吵嚷嚷。

*

突然冒出那么个念头。说不定是在嫉妒朴朱泰。

*

偶尔会想，就算是被捕了，也不会受到惩罚。本该高兴的事，但是并不怎么高兴。好像会被人类社会彻底的遗弃。我不懂哲学。我的身体里住着一个野兽。对野兽来讲没有伦理。既然没有伦理又为什么会有这种感情？是因为上了年纪？我到现在没落网也许是运气好。可我为什么一点都不幸福？那幸福又是什么？活着感受到的一切，不就是幸福吗？那我最幸福的时光难道不是每天琢磨着杀人策划杀人的时候吗？那时的我就像是上满弦的弓，被绷得紧紧的。那时和现在一样，我的生活只有现在。既没有过去，亦没有将来。

几年前，在牙科看见了一本内容关于什么投入的乐趣的书，大概读了一下。作者强调了投入到底有多重要，能带来多少乐趣。喂，作者先生，在我小的时候，只要孩子对一件事很上心，大人们就担心得不得了，说这孩子是一根筋。当时只有疯子才对一件事很投入。要是您知道很久之前我对杀人这件事有多么的痴迷，在那里又获得了多大的快乐，您要是知道了投入是多么的危险，就会闭上你那张嘴。投入很危险，所以才有乐趣。

不伤害任何人，这样活过来的25年，竟然没有一点印象。枯燥乏味生活一天一天的重复，我扮演着一个不相干的人，这样活了太久了。

*

我想重新投入。

*

交通事故后我得了很严重的谵妄症。应该是脑部手术后遗症。病情太严重护士把我的手脚绑在了床上。身体受到了束缚，唯有心还在盘旋。做了很多的梦。那时的一个奇幻、活灵活现的梦，如同我的亲身经历一样仍然留在我的脑海里。梦中的我是一个公司职员，三个孩子的爸爸。上面有两个女儿，老小是个儿子。拿着妻子给我带的饭，去一个看似公共机关的地方上班。一切都被安排好的安稳的生活特有的那种甜蜜的无聊，是我这辈子都没体验过的感情。

吃完午饭和同事们打完撞球回办公室，女职员告诉我，妻子来过电话。打电话给妻子，她的声音听上去非常的急切，大声呼喊，老公，老公，老公，喊完救命，电话就

挂断了。飞奔回家的时候，我想说什么，但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打开门一看妻子和三个孩子并排躺在地上，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警察冲过来给我戴上了手铐。这到底是什么？我是为了被逮捕才跑回家的吗？

谵妄症痊愈后，每次做那个梦时我都感到很失落。那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失？来自于被那哪怕是很短暂的平凡生活的放逐？来自于失去的妻子和孩子？这种来自从未拥有过的东西的失落感很奇妙。不过是一种因麻醉药而引起的错乱，不是吗？这是在告诉我我的大脑无法对这些进行分辨吗？但是被警察逮捕的瞬间，我体会到的安全感却很值得回味。就像是一个经过长途旅行后，看过了世间所有美好的人最后回到自己破旧寒酸的家时体会到的感情一样。我不属于盒饭和办公室的世界，而是鲜血和手铐的世界。

*

我不擅长任何事。只有一件事情很在行，但是那件事带有一种无法向任何人炫耀的属性。究竟有多少人把不能向任何人诉说的自豪带进了坟墓。

*

只有吃药才能延迟认知能力减退的进程，可总是忘了要吃药这回事，居然会有这种尴尬的局面。往月历上点个点，为了提醒自己吃药，有时却根本看不懂月历上的点代表什么意思，站在那久久地盯着月历。

记起了很久之前听过的一个冷笑话。突然停电，爸爸跟儿子说去把蜡烛拿出来。

“爸，这么黑我实在是找不到。”

“傻瓜，把灯打开找不就行了吗。”

我和药之间似乎就是这种关系。想要吃药需要记忆力，没有记忆没法找药吃。

*

人们想要去理解恶。没有意义的念头。恶是如同彩虹一样的东西。你向它走进多少它就会往后退多少。无法理解，所以为恶。中世纪的欧洲不是连后入体位、同性恋都是一种罪恶吗。

*

作曲家将乐谱流传于世是为了将来有一天曲子能够被重新演奏。主旋律浮现出来的

瞬间作曲家的脑海里肯定开满了烟花。这种时候还能沉着的拿出纸把旋律记录下来一定是件不简单的事情。仔细的记下像con fuoco—如火焰般、热情的—这样的音乐符号。如此看来，他们的身上一定存在很戏剧性的部分。存在在艺术家体内的属于职员的狭窄空间。会需要吧。那样乐曲、作曲家才能被传承下去。

当然在什么地方一定会有没留下乐谱的作曲家。一定会有一些没有把天下无双的武艺传给后人，仅用它来防身，最后死去的江湖高手。用牺牲者的血写的诗，司法鉴定科称为犯罪现场的我的诗，正躺在警察局的文件柜里。

*

总是会去想未来记忆。因为现在我一直努力不能忘的就是未来。忘了残害了几十条人命的过去也没关系。我过了很久与杀人无关的生活。但是我不能忘记未来，也就是我的计划：我会杀了朴朱泰。如果我忘记这个未来，恩熙就会被那小子残害。但是得了阿尔茨海默症的我，大脑在反向运转。许久之前的记忆被保存的完完整整，却一点都不愿去记住未来。让我觉得好像是在反复的警告我，对于我来说没有所谓的未来。但是细想下来，如果没有所谓的未来，过去也就丧失了它的意义。

想一想奥德修斯的旅行也是如此。奥德修斯刚起航回程，就停靠到了一个吃莲果的岛上。听岛上人的劝说吃下了莲果后，他立刻就忘了自己要回故乡的事情。不仅如此，他的部下们也都忘了。忘了什么？忘了要回家的这个目的。故乡虽然是停留在过去里面的，但是打算回故乡的计划却属于未来。这之后，奥德修斯仍反复地与遗忘战斗着。躲过了塞壬的歌声，从想要永远留住他的卡吕索普身边逃脱。塞壬和卡吕索普希望奥德修斯能够忘掉将来停留在现在。但是奥德修斯与遗忘战斗到了最后，谋划着返航。那是因为停留在现在是属于野兽的生活，是堕落的表现。如果丧失了所有的记忆就无法再被称之为人类。现在不过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一个交点，其本身毫无意义。重症痴呆患者与野兽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吃，拉，笑，哭，就这么走向死亡。奥德修斯就是在拒绝这个。怎么样去拒绝？记住未来，并不放弃回归过去的计划。

那么，我要杀死朴朱泰的计划算是一种回归。回到我离开的那个世界，连环杀人的时代，恢复原来的自己。未来用这种方式连结着过去。

奥德修斯有一个望眼欲穿地等待着他的妻子。在我灰暗的过去里等待着我是谁？是死在我手上的人，沉睡在竹林下每到风大的夜晚就开始叫嚣的他们？还是被我遗忘的某个人？

*

我始终还是觉得我脑手术时医生在我的脑袋里植下了什么。听说还有那么一种电脑。只要按下按钮，所有的记录都被删除然后自行引爆。

*

恩熙又没回来。已经是第几天了？我也不知道。不会是已经遭到那小子的毒手了吧。恩熙也不接电话。现在不是干这些的时候，总这么忘事怎么行。心里越发着急起来。

*

睡不着觉，出去走走，夜晚的天空繁星闪烁。下辈子我想成为一个天文学家或者看守灯塔的人。仔细想来，应付所谓人的这种存在是最累的。

*

一切准备完毕。现在只要登上舞台就可以了。做了100个俯卧撑。肌肉紧绷的很结实。

*

在梦里看见了父亲。脱得光溜溜的往澡堂走。爸，您为什么脱光了去澡堂啊？我问完父亲回答。反正都要脱，脱了再去方便。听起来很在理。还是觉得不对劲，又向父亲问道。那为什么别人都穿着衣服去澡堂？父亲回答道。

我们不是和别人不一样吗？

*

早上一起床浑身酸痛。吃完早饭做了体操。火辣辣的刺痛，仔细看了看，手上和胳膊上有些轻伤。找出来药箱涂了点软膏。房间的地上沙沙作响的声音，是踩到了沙子。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了？根本想不起来。打开录音机什么都没有。一定是去过了什么地方，但是看样子应该没带录音机。这让我有一种自己得了梦游症的感觉。难道我一个晚上把朴朱泰杀了？看昨天写的记录，“一切准备完毕。现在只要登上舞台就可以了。做了

100个俯卧撑。肌肉紧绷的很结实”。

打开电视也没什么新鲜事。新闻也没提到杀人案。今年夏天特别热的报道一个接一个。那种新闻，只要到了五六月份每年都有。“今年夏天特别热”是为了卖空调而耍的花招。要是那些报道全部是真的，现在地球不是变成了桑拿浴就是变成了冰箱。

我一整天都在看新闻。朴朱泰的尸体好像还没被发现。在案发现场徘徊太危险，没法去看。尸体的确存在吗？从手臂上粘着的干土来看，好像是在哪里埋了什么，但是记不起来，让人着急。万一恩熙发现了那个家伙的尸体，脸上会是什么样的表情？以后会怎么做？日后她能不能明白我为了她做了一件那么累那么困难的事？警察会怎样？会查出朴朱泰就是把这个地区变成恐怖熔炉的连环杀人犯吗？对那个抱有期待有点难度。

我洗了澡。干干净净的洗完澡，然后把我穿过的衣服烧了。用吸尘器打扫完房间把吸尘袋里的脏东西也都烧了。之后把吸尘袋放到消毒液里洗干净晾干。我不禁问我自己。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反正我会丧失记忆，即使被捕了，我还可以亲眼见到我幻想中的监狱。有什么不好的？暂时离开这个纷繁浑浊的世界，走进用严格的标准规划出的铁之世界。

*

今天一整天都在听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

*

不知何时在报纸上看到过这样一则故事。一个晚期胃癌患者在重病室要求见警察。跟警察自首了他十年前犯下的杀人案。他绑架了自己的生意伙伴后杀了他。警察在小山丘上发现了遗骨。回到医院，犯人已经处于昏迷状态，死亡就在眼前。他应该承受惨重的肉体上的痛苦以及精神上的负罪感。世人原谅了他的罪行。不管是谁都觉得他好像已经偿还了他所犯下的罪。那么世人也会原谅我吗？世人会对一个没有任何痛苦进入遗忘状态，甚至连自己是谁都忘了的连环杀人犯说些什么呢？

*

今天神智特别得清醒。我真的得了阿尔茨海默症吗？

*

恩熙为什么不回家呢？也不接电话，难道是知道我的身份了？不可能的事啊。

*

在竹林里散步。翠绿的竹笋噌噌地成长。与竹笋有关的什么东西好像要浮现出来，但又消失在了脑海中。仰望天空。竹叶颤抖在瑟瑟的寒风中凄凄作响。心里变得很平静。不知道是谁家的竹林，真好。在村里转了一圈。心里想着要找什么可是却不知道是什么。打开记事本，里面记录了关于朴朱泰和他的吉普。还写了那个家伙多么频繁的出现我的周围监视我。我又在村里转了一圈。既没看见朴朱泰的影子，也没看见他的吉普。我看那个家伙肯定是死在我手里了。一个年轻人就这么败在了我的手里，虽然让我很得意，但是完全记不起来的那种荒诞却无处诉说。我本来没有攒奖杯的习惯。因为我相信我可以一个一个的把他们牢牢的记在我的脑海里。其实如果没有记忆，像牺牲者的戒指或发夹这样的奖杯又有什么用？都不知道从何而来。

*

坐在檐廊下看夜幕降临。我这辈子就这么结束了吗？

*

野狗喜欢挖地洞然后往里钻。家养的狗一旦变成野狗，举动马上变得跟狼一样。对月长嚎，挖地穴，过上非常严格的集体生活。连怀孕都是有顺序的，只有领头母狼才能怀上狼崽。身份卑微的母狼就算是怀孕下崽了，也会被其他的母狼攻击致死。杂种黄狗连续几天都在刨地，今天嘴里叼着什么到处乱跑。都不知道是谁家的杂种狗，今天又在哪儿叼什么过来了。拿起棒子使劲抽它，黄狗夹着尾巴逃跑了。用棒子把那个沾满泥土的白白的东西反过来仔细看了一下。

是女人的手。

*

朴朱泰还活着，或者我捅错了人。两者中的一个。

*

恩熙仍然不接电话。

*

痴呆患者的生活就如同搞错了日期提前一天到机场的旅客。在没见到出发台的航空公司职员之前，如同顽石一样坚守自己是对的。安然自若地走向柜台交出护照和机票。职员歪了歪头说，非常抱歉，您提前来了一天。但是他认为是职员看错了。

“请重新确认一次。”

其他的职员也过来帮衬着说是他把日期搞错了。已经不能再固执己见，他承认是自己的失误然后走了。第二天他重新到柜台递过去他的机票，职员总是重复同一句台词。

“您提前来了一天。”

这种事情每天都在重复。他永远没能“准时”到达机场，在机场周围徘徊了起来。他不是被封闭在了现在，而是迷失在一个不是过去、现在、亦或是未来的某个地方，迷失在一个“不得当的地方”。没人理解他。随着孤独和恐惧一天天的加剧，结果它变成了一个什么都没得做的人，不，是无法做任何事的人。

*

恍恍惚惚地把车停在了路边。不知道为什么把车停在了那里。一辆警车在后面停了下来。警察过来敲了敲窗。陌生的面孔。

“您在这干什么？”警察问。

“我也不知道。”

“老先生，您家在哪？”

我慢吞吞的拿出车辆牌照出示给他们。

“请把您的驾照也拿出来。”

我照着他们说的做了。警察低下头直勾勾地看着我的脸问道。

“您怎么到这来了，大半夜的。”

“我不是说了不知道吗。”

“那您跟着我吧。您能开车吧。”

跟着开着警灯在前面开路的警车回到了村子。到家才想起来，我是为了找恩熙才去的朴朱泰家。口渴打开冰箱。看见了装在塑料袋里的手。这真的是恩熙的手吗？啊，这只手说不定是恩熙的这个想法总是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要不然这只手怎么会到了我手里。朴朱泰活了下来，胆大包天的把这个送到了我这。那个家伙在向我宣战。但是我

甚至无法接近他的房子。就算是闯进了他家也注定赢不了他。那个家伙如此地嘲弄我，而我却无可奈何，这种绝望令我浑身发抖。

我翻遍了整个房间开始寻找。安警官留给我的名片。然后打电话。现在的我一无所，亦无所畏惧。但是无论我怎么找都找不到安警官的名片。无奈之下拨通了112然后说道，我怎么想都觉得我女儿被杀了，而且我大概知道谁是犯人，请你们尽快来一趟，在我的记忆消失之前。

*

俄狄浦斯走在路上因愤怒杀了人。随后便忘了。刚开始读的时候我觉得他很不可思议。居然能够遗忘。

整个国家瘟疫泛滥，身为国王的俄狄浦斯愤怒之下命人找出惹怒众神的犯人。但是在下完命令不到一天的时间里，他便得知自己就是那个犯人的事实。那一瞬间他体会到的是羞耻？还是负罪感？与母亲同床共枕应该让他感到羞耻，弑父则令他感到自己是个罪人吧？

假如俄狄浦斯照镜子，他会在镜子里看到我的模样。很相似却被左右颠倒了。他与我同样是杀人者，但是他并不知道自己所杀的是他的父亲，甚至后来都记不得了。之后他觉悟了自己犯下的罪行，并且放任自己自生自灭。然而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是我杀了我的父亲，并知道我一定会杀死他。之后也从未忘记过。后来的杀人都是第一次杀人的余韵。每当手上沾满鲜血的时候，我都能感受到第一次杀人时的影子。但是现在走到人生尽头的我将会忘记我所有的恶行。于是，我变成了一个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去救赎自己的人。瘸腿的俄狄浦斯到了晚年才成为了一个开悟、成熟的人，然而我却成为一个幼儿。变成一个任何人都无法问责的幽灵。

俄狄浦斯的人生从无知到遗忘，从遗忘到毁灭。我完完全全与之相反。从毁灭到遗忘，从遗忘到无知，到纯粹的无知境地。

*

身着便装的警察敲响了我的大门。我穿好衣服出去给他们把门打开。

“请问，你们是接到电话过来的吗？”

“对，您是金炳修先生吗？”

“是的。”

我把装在塑料袋里的手递给了他们。

“您是说这是狗叼过来的？”

“对。”

“那我们能不能对这一带进行一下搜查？”

“没必要搜这里。得赶紧抓犯人啊。”

“犯人是谁？您知道吗？”

“是一个叫朴朱泰的家伙。在这一片打猎、搞房地产的……”

我听见了警察“噗嗤”发出的笑声。从他们后面冷不丁的冒出来一个男人。

“您是说我吗？”

是朴朱泰。他和他们在一起。我两腿发软。环视着他们，难道全是一伙的？我指着朴朱泰喊。

“快抓住他。”

朴朱泰笑了。一股暖流顺着我的大腿往下流。是什么呢？

“老头儿撒尿了。”

警察们实在是没忍住，窃窃的笑了起来。我哆哆嗦嗦地跌坐在了檐廊下。从开着的大门缝里进来了几条警犬。

“把搜查令给他看看，虽然不知道能不能看懂。”

穿着皮夹克的小老头下完命令，稍微年轻点的警察就拿了一张纸放到了我的面前。

“来，看完了吧。我们开始搜了。”

警犬在院子里的一个角落抽着鼻子反复的嗅，随后短吠了三声。穿制服的警察拿起锹便开始挖。

“啊，有了。”

“但是有点奇怪啊。”

警察挖出来的东西，只要看一眼就知道是小孩子的遗骨。分明是很久之前埋的，是白骨。警察们开始骚动起来。大门外面围满了村民。穿制服的警察扯上了警戒线。警察们好像很惊慌又好像很兴奋。我也不清楚。我总是很不擅长读别人的表情。但是那个孩子是谁呢？很久之前被埋在这里的，我怎么会没有印象？朴朱泰又为什么会和警察在一起？

*

我被关了起来。警察时不时的过来审讯。他们嘴里总提到‘昨天’，但是我不记得我‘昨天’见过他们。每次审讯我都以为是第一次，所以我总是一遍一遍的从头说起。我杀了多少人，但却为何没有落入法网。我写过什么样的诗，又是怎样饶过的诗讲师。还有尼采、荷马以及索福克勒斯，他们是如何尖锐洞察人类的命运与死亡的。

但是警察们似乎并不想听这些。他们对我值得自豪的过去以及哲学并不感兴趣。他们认定是我杀了恩熙，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那。我说应该是朴朱泰杀的。他正在和恩熙谈恋爱。我撞了他的车，发现从他车上滴下的鲜血之后，他便潜伏在了我的周围。

“那个人可是个警察啊？”

眼前这个警察嘴角一歪，笑了。我仍然据理力争。难道警察就不能杀人了吗？他痛快地点了点头。

“当然可以杀人。但这次好像不是。”

我要见安警官。如果是他也许能相信我的话。警察再一次毫不犹豫的摇了摇头。说不认识叫安警官的人。我详细的对他的相貌衣着，他说话的习惯，以及他与我之间的谈话进行了描述。其中一个警察说道。

“近期记忆一点都记不得的人，怎么对叫安警官的人知道的这么详细？”

他说的没错，可我为什么感到这么郁愤。

*

我好像被流放到了一个平行宇宙里。在这个宇宙空间中朴朱泰是警察，不存在安警官，我是杀害恩熙的凶手。

*

又有警察来审讯。他反复地问道。

“为什么杀了金恩熙？”

“杀死我女儿的是朴朱泰。”

听了我的话，上了点年纪的警察就当我不存在一样，把身体侧向稍微年轻的警察说，

“这种调查有什么意义？”

“那也要留下调查记录啊。说不定都是装的。”

年轻的警察说忍不下去了，问我。

“大爷，金恩熙怎么会是您的女儿？她不是保健护理师嘛？看护照料痴呆老人的上门保健护理师。”

我不懂保健护理师是什么意思。上了点年纪的警察制止了声音渐渐变高的年轻警察。

“气大伤身，行了，说这些有什么用。”

*

混沌正注视着我。

*

在报纸上看到了我的消息。撕下来珍藏起来。

“.....平时从不缺勤的金某，连续四天缺勤并无法与其取得联系，家人感到很不寻常。认为金某应该是出了意外，报了警。金某是一名上门保健护理师，平时负责照顾痴呆老人。这点引起了负责寻访金某行踪的警察的注意。于是警方对金某照料的老人进行了盘查，发现一个名叫金炳修（70）的有力的犯罪嫌疑人。得到法院开出的搜查令后，警方立即对金炳修家里外进行了搜查。搜到了从金某尸体上肢解下来的身体的一部分。此外警察除了金某的尸体外，还挖出了一具幼童的遗骨。根据遗骨的状态推测是在很久之前被杀害暗埋在此的。国家科学搜查研究所的鉴定出来之后会继续对遗骨进行侦查。另一方面，嫌疑人金炳修并无前科，现身患重症阿尔茨海默症，起诉和上诉与否还待研究。”

*

电视新闻里也总是报道我。人们不相信恩熙是我女儿。所有人都那么说，好像是我搞错了。他们说，恩熙是一名保健护理师，对待工作一向认真诚实，一直致力于照料独居的痴呆老人。电视里循环播放着跟恩熙一起工作的保健护理师流着眼泪为恩熙举行葬礼的场面。他们哭的那么伤心，连我都险些相信恩熙不是我女儿是保健护理师。警察把我家周围挖了个遍。DNA鉴定，像魔鬼一样的词语闪了过去。我把警察叫来告诉他们不要再挖院子了，去竹林里挖。警察露出了紧张的神情。从那时起电视画面里开始出现了竹林。用永远那么晶莹剔透的竹叶为我吟唱的，我的竹林。

“这，根本就是公墓，公墓啊。”

看到用防水布包着的遗骨一具具被抬下山，一个村民说道。

*

让我无法理解的事情一件接一件的没完没了。在相似的状况下重复的发生相似的事，我实在是无法清醒。现在什么都记不住了。这里没有笔，也没有录音机。应该都被抢走了。好不容易弄到一根粉笔在墙上记录下我的日子。也曾想过，写下这些又能怎样。一切都已经乱得毫无章法。

*

被带到现场实地取证，但是我什么都没做。是做不了。连想都想不起来的事情，让我如何再现。村里人朝我扔了什么。说我是禽兽不如的东西。飞过来的瓶子砸到了的额头。好痛。

*

朴朱泰找到了我。每次见到朴朱泰我都感到很混乱。朴朱泰说他很久以来潜伏在我周围这件事是事实。他曾经怀疑，我是不是与近来发生的连环杀人案有关。朴朱泰刚一坐下，就进来了一个心理学家，在他旁边的位子上坐了下来。好像是上电视讲什么连环杀人犯心理的那个人，又好像不是。

朴朱泰问。

“您还记得我和警校的学生一起去找您的事吗？”

“那不是安警官嘛？”

“没有安警官这个人。是我带学生过去的。”

我强烈的否定说不可能。朴朱泰转过去看向心理学家。我留意到他们互相交换微笑的细节。

“不对，你和恩熙一起来过。说要跟恩熙结婚。”

“我的确见过金恩熙。他经常去您家，我有些想要问她的事情。”

“我不是撞了你的车嘛？你的吉普车，吉普车现在在哪？”

“不可能的事情。我开的是伊兰特。”

“就是说你也不打猎吗？”

“不打。”

谈的时间越长越混乱。最后我问。

“连环杀人案结案了吗？”

“现在还不知道。再观察一段时间自然会有分晓。”

心理学家和朴朱泰互相朝对方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把我丢下一走了之。

*

精神时好时坏。

*

“委屈吗？”

警察问道。我摇了摇头。

“您觉得是被冤枉的？”

这句话把我逗笑了。警察太小看我了。这是让我最不悦的地方。要是早点抓住我，我受到的惩罚可要比这严重的多。如果现在执政的是朴正熙，我肯定马上就会被上绞刑，或者坐电椅。

我杀了恩熙的妈妈。先去他家杀了恩熙的爸爸，然后绑架并杀害了下班的恩熙妈妈。小恩熙在幼儿园才得以躲过了我的杀手。那些场面现在还活生生地记在我的脑海中。关于恩熙的死，我却一点都记不起来。即使是这样警察好像还是在我家多多少少的找到了杀人和暗埋时用的工具。看来后院有我没来得及收拾的东西。他们说那些东西上面全部沾有我的指纹。既然他们已经下定决心要抓我，什么事情做不出来。

听说画家创作了太多作品，有时连自己都很难辨别真伪。画家主张一幅画是赝品时这样说。

“这幅画很有可能是我画的，但是我完全没有印象。”

画家最后败诉了。我就是那种心情。我对警察说。

“可能是我干的，但是我完全没有印象。”

警察一再的让我想想看。追根究底地问，杀了人却想不起来，这像话吗？我握住他的手。他并没有甩开。我看着他的眼睛说。

“你是不会了解的。我才是比任何人都想要记住那些场面的人。警察先生，我也想记起来，因为这对我来说非常的珍贵。”

*

人们否定了我的关于恩熙的全部记忆。没有人站在我这边。电视上也说“职业是兽医，退休后平时几乎不跟周围的居民交流，属于隐居型的孤寡老人，也没有亲友来探访”。

“那么狗是真的吗？我是说黄狗。”

“狗吗？啊，那条狗。狗是真的。那条狗不是在院子里挖坑了吗？”

有一天我问警察。

“那条狗现在怎么样了？主人们都已经到了这步田地了。”

“主人们？大爷您就一个人，喂，他家的狗呢？那个杂种狗？”

进来转交材料的警察回答说。

“说是没有主人的杂种狗，村里人要杀了吃肉呢。村长说要是吃了吃人肉的狗，我们成什么了，把狗放了。那狗也没人收留，估计成野狗了吧。”

*

在电视上听见了些关于恩熙的事。

“金恩熙小姐的同事们，对平常献身于照顾痴呆老人的金恩熙小姐的死深表遗憾。”

我与恩熙之间进行的那些对话都是些什么？难道说全都是我编造出来的？不会的。想像怎么可能比正在经历的现实要来的更加地生动？

*

“找到了很多遗骨吗？”

警察点了点头。

“我问一个问题。很久之前我杀了在市内文化中心上班的一个女人和她的丈夫。帮我查查他们是不是有一个孩子。”

警察说有。他们不再敌对我。有时感觉他们好像很尊重我。他们甚至认为我的行为是一种很有勇气的内部检举。几天后警察来跟我说。

“有一个三岁的女孩，和父亲一起被害。用钝器。”

警察翻着翻着材料眯眼一笑。

“真是有趣的缘分，那时候死的那个孩子也叫恩熙。”

*

蓦地，冒出一种输了的想法，但是我输了什么？我不知道。只是觉得输了。

*

岁月流逝。审判开始了。人们聚集过来。我任人摆布。人们又聚过来。他们开始问我的过去。这是我可以回答的比较好的问题。我一口气把我犯的事全都说了出来。他们在做记录。除了杀父亲的那件事，所有的都坦白了。他们问。已经过去那么久的事情，怎么会记得这么清楚，而最近发生的事却不记得，这怎么像话，过去的事全部过了追诉时效，于是供认不讳，是不是害怕被惩罚才不敢供认出最近犯下的罪行？

人们不懂我现在正在接受惩罚。神已经决定好要对我下什么样的惩罚。我正一步步地走向遗忘。

*

我死了也会变成僵尸吗？还是，已经变成僵尸了？

*

一个男人找到了我。他说他是记者，想要理解恶。他的迂腐让我觉得可笑。我问他。

“您为什么想要理解恶？”

“理解之后才好避开它。”

我说。

“如果可以理解的话那就不是恶了。您还是回去祈祷吧。让恶绕着你走。”

看着他失望的样子我又加了一句。

“可怕的不是恶，而是时间。任谁都无法赢过它。”

*

我呆在一个好像监狱，又好像医院的地方。现在这两个地方不是分得很清楚。又好像是来往于两者之间。好像是过了一两天，又好像是过了永远。时间是无法揣度的。不知道是上午还是下午。分不清是现世还是往生。总有陌生人过来跟我说许多人的名字。现在那些名字已经无法勾起我的任何联想。连接事物名称和感情的什么东西被破坏了。

我被孤立浩瀚宇宙中的一个点上。并且永远无法逃离。

*

这几天一直绕在脑海里的一句诗。像江边的蜉蝣群一样黏住我，挥之不去。日本的一名死囚作的一首俳句。

剩下的
歌曲
来生再听
欸

*

第一次见面的男人坐在我的对面说话。摆出一副狰狞的面孔，我有点害怕他。他咄咄逼人的问道。

“不会是假装得了痴呆吧？为了逃脱惩罚。”

“我没得痴呆。就是好忘事。”

我回答道。

“您开始不是说您得了痴呆吗？”

“我吗？我不记得了。我没得痴呆。只是有点累。不是有点，是真的很累。”

他摇着头在纸上写了什么。

“为什么杀了金恩熙？动机是什么？”

“我？什么时候？杀了谁？”

他漫无边际的说了好多我理解不了的话，我渐渐地疲倦到快要控制不住我的身体。我向它们低下了头，然后求饶，如果我做错了什么请他们千万要原谅我。

*

好不容易睁开眼睛。现在是几点，早上还是晚上，完全没有感觉。

*

别人说的话几乎听不懂。

*

无意间背下的《般若心经》，现在终于有所感悟。躺在床上一刻不停地吟唱。

“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

*

漂浮在温热的水中。安静祥和。不知吾身，不知此为何地。微风吹入“空”中。我没有尽头的在里面挣扎。无论怎样挣扎都无法挣脱。没有声音没有振动的这个世界在渐渐缩小。无限的缩小。最后变成一个点。变成宇宙的尘埃。甚至连尘埃都消失不见。

<后记>

属于我的小说

我曾经相信写小说就如同创造一个世界一样。以为是像小孩子玩乐高一样可以随心所欲的摆完一推倒的那种有趣的游戏。其实不是。写小说更接近于马可波罗到一个未经探索过的世界去旅行的感觉。。首先他们“要为我们敞开大门”。我只被允许在很有限的时间内呆在那个我初来乍到的陌生世界。只要他们说“时间到了”我就必须离开那里。即使想再多留一会也是无谓之举。又要到一个充斥着陌生面孔的地方继续流浪。这么一想心里就舒服多了。

所谓小说的这个存在，意外的缺少自主性。写下第一句就要被它支配，一个人物出场后就要紧随其后。小说写到最后这个作家的自主性也就退化为零。最后写下的句子不应该违背前面写下的任何语句。哪有这样的创作者？不可能。

这篇小说的写作进程尤其的慢，费了很多心思。很多时候一天只能写出一两句。开始时非常的烦躁，经过考虑之后才发现其实这就是主人公的步调。不就是失去记忆的老人吗？于是决定放宽心慢慢的写下去。这样一句一句的写着突然有一天闪过这样一种念头。

这是属于我的小说。需要我来写。只有我能写。

重新回到旅行者的这个比喻上，一种坚信只有我寻访过那个世界，只有我被那个世界接受了的信念油然而生。如果没有这些这篇小说也许就无法完成。

没有固定收入创作习作的那段日子，我靠父母生活。与三更半夜睡觉日上三竿才起床的懒儿子不同，父亲凌晨便起来里里外外的做家事。肯定很看不惯我凌乱的书桌，但

还是忍住了。有一天我嘟嘟囔囔的说“谁要是能每天早上给我收拾桌子，我肯定能成个好作家。”从那天起，父亲每天早上都到二楼我的房间来把桌子干干净净的整理完，倒掉塞满烟头的烟灰缸，再用水一尘不染的洗干净后放回桌子上。

虽然要感谢的人很多，但是我想将这此文献给每天为想当作家的儿子倒烟灰缸的我的父亲。我在国外居住的这点时间父亲得了场重病，现在仍然在与疾病抗争。希望父亲能够健康长寿，早日看到儿子成为“好作家”的那一天。

2013年7月

金英夏